



文藝生活叢書

書

贈閱圖書
武漢大學圖書館
一九四九年七月

文獻出版社印行

短篇小說集

梅

漢大書
學大書
館

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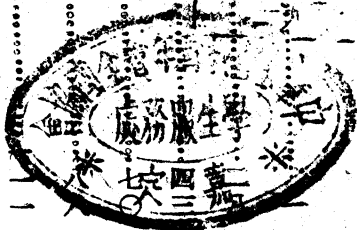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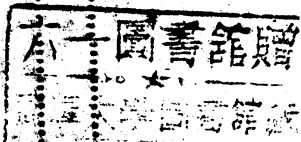
吞



行印社版出獻文林桂

目錄

喬英	一二六
李麻臉	一三七
敬老會	一四五
小獅子	一五七
何慎之
勞阿猛
厭惡
失業者
旅行家
瘤



未死者

.....

一五九

後記

.....

一七一

喬英

喬英最近一個月來，每星期日下午必須出門，而每晚睡覺也無不通知李冰獨自走出去。

現在她坐在南窗下的四方桌旁，照例臉前放了一盒粉，右手圍着圍手巾，對着一面用絲線繫穩鏡腳的壞鏡子。她是美麗的，二十歲光景，肩背平直，胸脯豐滿，短髮剪得靑青，雙頰燃燒着傲人的紅霞；長眉下的秀眼如同秋夜里底星，時而敏捷閃動，時而凜然凝視。表明她是神經質的，活躍的，頑強的，敢作敢當的。

四方桌上不規則的堆疊着書籍，文具，一雙紅色的短襪子陶醉在新華日報上面；在她的對面李冰側臥在帆布床上，靜靜的看英國女作家阿特萊著的『日本的

泥脚」。

太陽光強烈的透過窗，幾片貼在東牆上的「全面抗戰形勢圖」上面，又逐漸注視到垂直掛在臨近的幾件布旗袍。

整間房間像一座烘爐。

「這樣熱！」喬英霍然站起順長的身子，順手抓了一把蒲扇，向豐滿的胸部急急搖動。「坐着還全身出汗，光景有九十多度！」

精神旺盛的瞟了正在看書的李冰一眼，並沒有得到回響。於是她丟了蒲扇，那麼有力的坐下去，重新對着壞鏡子。燃燒着熱氣的俏臉，迸出晶瑩的汗珠，一顆一顆的匯合起來，成爲一道一道的小河流，將剛纔撲上去的粉完全沖毀。推開了壞鏡子，跳到門洞角拿起面盆，又跳下樓去泊泊的放自來水管子。當她回到樓上，衣領翻在背部，衿扣子扯到胸前，露出石膏像般的渾圓的全部頸項。

不再粉飾臉部了，有着健康的紅霞氣色。賽過了蒼白的粉，而且時間也不早，已經是下午的三點鐘。穿起白底藍點子的夏布旗袍，紅色短襪，白色半高跟鞋

拿起借來的紅色手提包和小陽傘。許是出自故意，也許是頑皮，她將小陽傘張開，斜放在薄肩上，在房子裏嬌嬌地踏着小姐式的輕俏脚步；然後扭轉腰肢，眼睛從肩際睨向李冰，用一種既愛嬌又俏皮的聲調問道：

「瞧一瞧，冰姐，這種姿容美麗不美麗？」

側臥在帆布床上的李冰慢慢的放下手里的『日本的泥腳』，輕蔑的看著她的『黃倩』表演，冷冷的沉默着。

「怎麼總是扮着寡婦臉？說呀，我這種姿容到底美麗不美麗？」

「哼！妖精的姿勢罷了。」

「什麼？你罵我？這還了得！」

旋風那麼急疾，擰掉小陽傘和手提包，搶步捲到帆布床前，張開雙手伸向李冰的脅窩，裝腔作勢的咬着細珠樣的潔白的牙齒。

「又胡鬧了！放手，不然，我生氣了。」

「生氣就生氣吧，」她扭扭得更利害一點，並且不斷的發出晶瑩瑩的笑聲。

李冰出力掙扎，脆弱的帆布床發出哀鳴，如果再鬧下去，一定會倒塌；但喬英是任性的，帆布床真的壞了，她可以把她的讓給李冰，而她自己情願睡地板。

「還敢罵我麼？」

「得了。我就給你讚美。剛才你的那種姿勢是美麗的，像高貴的小姐，像女明星！」

喬英放下手，豎起長的睫毛，放縱的笑了。似乎很得意。然而她的眼神轉變得如同五月的黃梅天，剛剛閃過明朗的碧影，却又立即陰晦的凝視着；這種凝視顯然忘記了周圍的存在，並且忘記了她自己的存在，好像在凝視神祕的遠方。

李冰掠掠鬆亂的短髮，抹去臉上的汗粒，嚴肅的站在喬英臉前：

「這一個月來，你簡直沒有力量把握你自己！」

喬英像從幻想中驚醒過來，黑白分明的秀鬢睜得很大：

「沒有力量把握自己？你這是說我麼？」

「當然是說你，你自己想想，一個月來你過的是什麼樣的生活。」

「什麼樣的生活？還不是跟你一樣麼？在兒童保育會服務——每天跟雞籠鬥牛活在一起，忙得像一頭牛麼？」

「這只是你的生活的一面，另一面你是在盡可能的墮落！」

「這是你毒嘴的假說。」

「每逢假日，特別在晚上，你就獨自走出去，跟一些不三不四的男子們亂」

「這是生活的需要呀！」

「別侮辱了『生活』吧！假使你有那方面的需要，倒不如乾脆去撥花絹……」

喬英故意吃驚地拔起長眉道：

「這是不錯的，可是費事呀！」

「總比你跑到街上去勾引遊鬼們簡便得多！哼！哼！……」

李冰的鼻子一歪，嘴一撇，願意再惹喬英，翻轉頭轉向窗外的炎熱太陽光，她

的臉上冒出不可遏止的憤怒的汗珠。喬英呢？她高聲狂笑。那笑聲又放縱又冥頑，這使李冰更憤怒，正想再給她幾句嚴厲的教訓；却想不到喬英已經如同一匹兇惡的母雞撲到她面前，渾圓的拳頭對她的鼻尖，威嚇的幌來幌去：

「你敢替我出主張？我警告你少管我的事！」

「去警告你自己罷！——我真少見，自命前進的女青年，私生活這樣腐敗，打扮成妖精去勾引……我真少見！你自己看看，你竟穿着憎人的紅襪子！」

「你不喜歡紅色麼？紅色多麼熱烈？多麼刺激？現在正是流行。」

「紅色並不是給你踏在腳下的！」

喬英神經質的閃閃着黑眼睛，咬着嘴唇想了一下，俯下身子，狠狠的扯着穿在她腳上的紅色短襪，幾乎給她扯破。嘴里喃喃自語：

「紅色並不是給你踏在腳下的……」

陡的她又跳了起來，猛拍着李冰的肩膀，臉上的紅霞益加鮮紅：

「現在你憎惡我，我很知道。你希望我向上；可是你不了解我。最近我的行

動是有作用的。」

李冰冷笑了：

「也許我不了解你，然而我知道你的「作用」是什麼，一句話：不甘寂寞，受性的驅使而已！」

「不甘寂寞麼？也許是罷。」喬英字嚴肅半諷刺的說：「假使不是爲了不甘寂寞，爲了盡一點應盡的責任，爲了對日寇的復仇，是的對日寇復仇！這是最主要的。我決不會離開了香港！那有我的安靜溫暖的家的香港，到來這兒抗戰中心的武漢參加救亡工作。關於這一點你是相信得過的。受性的驅使麼？這却不盡然。假使我真要把自己葬埋在浪漫生活中，我滿可以回香港去，恢復我的小姐地位。日夜有著派從我的命令的「情人」伴隨，正像目下武漢那一般淫冶的小姐們一樣。然而說這話中什麼用呢？現在我跟你一樣在兒童保育會工作……好，OK！時間不早，我要出去了。今晚或者明天，我將有一件事請告訴你……」

於是她悄悄皮皮的挾帶了桔色手提包和小陽傘，丟下李冰一個頑皮的微笑，

嬌嬌婷婷的走下樓，出去了。

這所有的印象使李冰消滅了憤怒，只是在心頭爬行着一種不愉快和憐惜和疑惑。她將喬英的個性，行爲，生活，端細起作一個考查，覺得喬英是一個好的然而過度神經質的女性。她在兒童保育會工作比任何人努力，往往她的工作時間過了，仍然，切切的教習那些失了家鄉和父母的難童們。她把他們當成了自己的弟妹。以一個有相當財富家庭——縱然說不上頭等的資產家庭罷——他的父親在香港開茶行，至少也有二三十萬家財；而且是獨女，竟然捨棄了她所有的享受，投身在抗戰的激流中，受苦難，受磨折，總算是很難得的。然而她的個性太倔強，太神經質，作事以及行動太受感情支配。這是相當危險的。現在她底出奇的行動，出奇的樣相也許真的有什麼「作用」。也許是她的小姐習性的重新抬頭，在不自覺的墜落。這是很有可能的，因為小姐畢竟是小姐。剛才她的自白，說不定是一種「自圓其說」的狡辯。

「必須用最好的方法影響她。從理論，從思想，從生活，諸要素的一元實踐

上影響她。是的，必須這樣……」

一種相同愛護妹妹底強烈感覺湧上李冰的心頭，她暗暗這樣決定。同時重新展開那一本「日本的泥脚」。

二

漢口好像一膩湖沼，人們在行道上蝌蚪羣樣交互地游浮着。飾染着顏色的女人們如同金魚既得意又高貴地扭動着肢體，在向一些蝌蚪或者蛤蟆，驕傲着她們的消費標本的美麗。喬英同樣地游浮在這湖沼里，但她並不是金魚，而是一條滿蓄着毒恨的水蛇。她底臉掛着鄙俚，憎惡，諷刺的冷笑。——她知道，只要一瞬間，她的周圍便會有蝌蚪們或者蛤蟆們浮動。果然，在她的後面響起輕佻的皮鞋聲了，漸來漸近，俄而在她的左邊，俄而在她的右邊。她以冷笑的眼光左右流盼，發現一個有着兔子耳，尖鼻，短下顎，白嗶嘰西服，渾身散着香氣的青年漢子，在對她涎着厭人的嘴臉。

「請問您小姐貴姓？」那漢子竟挨近她身邊，小偷那樣悄聲問她。

「做什麼？」

「因為您很美麗。我……我敬慕您。」

「哼！」

「假如你沒有什麼事，我請你去上海大戲院看青年戀愛營。」

「哼！」

「去不去，小姐？」

這種急遽的妄想，煽起喬英的怒火，她以雕像的嚴肅眼光掃射對方的短下頰，迅速的避了開去。然而那漢子緊釘在她後面，毫不懈怠他的工作：

「去罷，小姐。」

「去！你完全可以同你的姊妹去！」

「何必神氣呢，小姐？我是……」

憎惡，鄙視，化成了惡笑，喬英又冷酷又諷刺的說：「好罷。假使你先生的時間比任何人都充分，你可以到中山公園的湖心茶亭

里去。」她以最快的脚步躍過一條橫街，故意回頭再拋下一句話：「等一下我會去的！」

喬英一路神經質的冷笑着，西斜了的太陽光曝曬着她的全身，臉上，背上，流着大量的汗水，而她並不張開小陽遮，她沉醉於剛才的惡意的取笑。但當意識澄清時，她又感到無聊。現在她走向兒童保育會去，想在天真無邪的難童羣中使自己的靈魂更加崇高。

「呀！呀！喬老師今天好漂亮，像一個太太哩。」

「喬老師，這是什麼？紅色的小皮袋，那邊有糖果嗎？」

「喬老師，喬老師……」

難童們如同一羣小羊把喬英包圍了起來，每一張小臉龐紅噴噴地，每一張小眼睛射着潔淨的光輝。他們拉着喬英的胳膊，有的抱着她的腿，想爬上她的肩膀上去。

喬英笑了，那麼天真慈愛的笑了，她站在孩子們中間像一個慈愛的聖母。但

在歡笑中也挾帶着辛酸，她的眼珠有點溼熱，以至聲帶也有點顫抖：

「我漂亮麼？太太們才這樣漂亮麼？今天是星期日呀。你們不是也換了潔淨的衣服麼？」

「不的，不的，喬老師從前星期沒有這個星期日漂亮……從前是藍布大褂；沒有拿小傘，紅色的小皮袋……」

喬英渾身不自在，這無邪的批判是無比的正直。她摩着他們的小鵝袋，一顆心還在感傷哩。她告訴他們以後她決不再拿小傘和小皮袋了。只有今天這一次。而後她轉成興奮，用她的洪亮的聲音教他們唱歌。

在雄壯的「誰說我們年紀小」的合唱中，喬英暗暗的滴下熱淚，她深深的感到：爲這些失去了家鄉，失去了父母的難童們工作，即使獻出了她的全生命也是值得的；同時更滲合着深刻的仇恨：殘暴的日本軍閥，侵佔了中國半壁河山，殺戮了中國百十萬良善的人民，這是海樣深的仇恨；她必須將這些受苦難的兒童教育成勇猛的戰士，預備替祖國復仇。

「我還有點事要出去。」她勉強的笑着說：「你們好好在這里。好好聽別的老師的話。就是星期日，我們也得努力功課呀。這樣才能夠打倒日本軍閥，替父母兄弟姊妹，替國家報仇！」

她那麼敏捷的一旋身，離開了孩子們。

三

在中山公園。

這是一幅活的「戰時如平時」的畫面：在濃綠的柳林下，在花叢間，在假山上，在湖沼里，有關而且懂得怎樣享受的人們，悠閑地品茗，悠閑地談風情，悠閑地蕩船。

一輛加速度的馬車，奔馳到中山公園門口，跳下一個穿白嗶嘰西服、兔子耳朵，尖鼻子，短下顎的青年漢子。他帶着焦急和希望，匆忙的走向園內幽心的茶亭去。他張目四顧，剛才在街上約他相會的女人還沒有來，於是他抽出一條白手巾輕拭着臉上的汗，坐在一張茶几旁的藤椅里。在他的附近，一個服務後方軍事

機關的軍官在嗑瓜子；那邊，另一個中年漢子——光是看相當新俸的公務員。穿着草綠色嘎嘰的制服，胸袋上掛了三四個最泰藍的不顯顏色的徽章，不時的用他利得很光的圓臉向茶亭外的路上探望；左邊，一個打着一條綉綉領花，白襯衫。然而穿了一條皺褶得可憐的黃斜領褲的青年，在不安靜的看雜誌。顯然這三個人是在等待「女朋友」或「情人」的。除了其他幾個有同伴的品茗者以外。

四點半鐘光景，清脆的半高跟鞋聲，從橋上傳到湖心的茶亭里，一個美麗的青年小姐，挾帶了小陽傘和紅色手提包，腳下的紅色短襪子閃着刺激的光彩，那麼莊嚴地，美妙地走了過來。登時，那四個靜待者滿臉呈現出興奮之色，不約而同的從自己的位置上站起身子。那個軍官眼快，迅速採取他在作戰時「衝」的姿勢，向走來的青年女性迎上去：

「嗨，高小姐，現在才來！我等得兩個鐘頭了。」

他這聲「佔先」的叫喊，使其他三個怔住了。穿草綠色嘎嘰制服的中年漢子苦笑着。打黑鬚大額頭的青年隨着黃牛樣的黃眼睛。而那個象子平時的人臉發青了。

，想避開去！他的胆子光景像兔子那麼小。

「哦，你們早來了？對不起。」

美麗的青年小姐，向四個人閃灼着麗眼。很大方的正視每個態度不自然的人的臉，然後轉向那軍官：

「鄧先生！你該不認識他們罷？讓我替你們介紹。」

她不管軍官是否願意：即先走到茶亭正中的座位去；用她的明朗的聲音，豁達的態度，多少帶點諷刺的眼神，將四個陌生人集合起來。起初，他們遲疑着，覺得真的舉動太出奇；但也引起他們的好奇心：「這美麗的小姐到底是什麼人物？看她究竟演些什麼花頭。」他們便也顯出大方，坐下來。

她嫺熟的攪攪手：

「這一位是鄧先生。××部的中校祿膏。一個服役後方軍事機關，精悍有為的軍官。」

「這一位是陳主任。平素好客，廣交男女朋友，他的外號是小孟嘗。」

「這一位是王先生，是一位青年藝術家，可以畫些美麗的山水畫，寫些瀟灑或慷慨激昂的散文和詩。武漢各報副刊經常有他的大作發表的。」

最後她對那個穿白嗶嘰西服，兔子耳的青年：

「這位是……啊，剛才我們在馬路上認識的，匆忙間還沒有請教尊姓大名呢。」

尖鼻子，短下顎的人，臉色由紅轉紫了，傷促不安的強笑着，答覆一句「姓唐」，便低下頭去弄他手指上的雕着骷髏的白銀戒指。

「唐生，」她安靜的對他說：「是從戰區來武漢旅行的罷？」

「唔，說不到旅行，」兔子耳難爲情的答道：「從杭州避難來的。」

中校鄧祕書的赤臉膛上現出了趣味底笑；小孟營陳主任刮得很光的圓臉也浮起「忍舊不住」之色；青年藝術家王君則始終瞪着驚嚇的黃牛樣的黃眼睛；麗喬英却毫無笑意。又端莊又嚴肅的，用她的麗眼環視每個人的表情。

湖沼邊的葦葦，伸出鋒犀的青耳的刀子，刺向天空；石隄里的蛤蟆們呱呱的

唱出引誘同類的風情底歌。從湖沼彼處，拱龍橋那邊，款乃遊覽過一隻小巧的划子，兩三個漂亮清潔的青年男女唱着：

「起來！不願做奴隸的人們……」

喬英冷笑了。內心蘊蓄着的憎惡受了挑逗，加速流露了。她是環琅地不服新的四個漂亮的紳士說：

「這兒的風景是優美的，愉快的。這適宜於忘我的暢談。現在讓我報告你們和我認識的經過罷。」她不讓他們插話，即先從那個軍官開始：「鄧中校，首先我要欽佩你的勇敢，當我前天傍晚在中山馬路走時，你像衝鋒隊一樣衝到我面前：

「小姐，你要怎樣，我請你去電影。」平空白天請生疏人看電影，沒有衝鋒的勇敢是辦不到的。於是我跟你一樣勇敢同你去了。陳主任的交際手腕也是不行的，雖然認識之後，你就經常的打電話憑約我去遊宮飯店吃飯。並且慷慨的自動表示替我買東西，更企圖改變我的清苦生活環境。在貴部謀一個不相宜的職位。這使我異常感激。你是一幅好人，並且有地位，有錢。我永遠不忘記你的優待。

。你呢？王先生！你是一個藝術家，一個詩人，因之你和我認識也是藝術的，你寫了那許多美麗的信，讚美我的詩，致使我每次讀了那些信和詩，全靈魂洋溢著藝術感，這是十分難得的。你的腳間比任何人充足，常常在我住的附近徘徊；而當我一出門，你就悄悄的隨送着。我有這樣的一個朋友是值得驕傲的。至於剛才，在馬路上認識的唐先生，更是高尚而且有爲的青年。從戰區來武漢「旅行」，是應該享受你所需要享受的一切。閑來無事，在馬路上追着陌生的女性談社交，我以為這是你旅行武漢的目的之一。……你們看，先生們！你們就是這樣的和我認識：而我也就是這樣的和你們認識！這許是平常的，但談不到「冒昧」。現在是「非常時期」。今天，我們聚集了陌生的友人，在這優美的中山公園湖心亭里暢談，喝茶，吃冰其淋，點心，是愉快的而對於我也許是光榮的，可紀念的罷……」

這時湖沼里蕩船的青年男女已經合唱到：「冒着敵人的砲火前進！」
喬英皺皺眉，繼續她的奇妙的「報告」：

「然而生活的愉快，生活的享受，却是不應當自私的；這應該分配給受難的民羣。你們知道在武漢有着萬千失掉父鄉的難民，有着萬千失掉父母兄弟姐妹的兒童，他們生活在死亡線上，在何可能享受！像你們這樣過着優裕生活的人們伸出求助的手！現在我希望你們可以慷慨地捐些錢給兒童保育會的難童們！你們是知道我在兒童保育會服務的。」

於是她從紅色手袋包拿出一小冊「捐書」和一枝自來水筆，莊嚴的放在桌上，同時向那個軍官先開口：

「郎中校，你捐多少？」

郎中校完全料想不到當前這個小姐有這種驚人的一轉！態度顯得有點失措。剛才他聽她敘述和他們認識的經過，不外感覺到「這個小姐還有趣」，而現在竟來敲他的竹槓！叫他捐錢了！這是在那裏說起？郎中校斷定她有神經病；然而她底莊嚴的臉孔却像見於基督教堂里的聖母；而她底鋒利的，有條不紊的言詞，也表明她的理性的清晰。

鄧中校辛苦的放了兩塊銀鈔票在桌上，臉上浮起忍痛的強笑。小孟嘗陳主任還算慷慨，捐了五元，但同時臉上浮起強笑。他真有點納罕：在武漢追逐過百十個女性，他從來沒有吃過虧，也從來沒有遇過像這位小姐這樣利害！給她巧妙地當着陌生人開玩笑，並且還用『好聽的名義』叫他捐錢！

「兔子耳捐了八元，表示他『旅行者』是有錢的，同時存了一種希望。那個藝術家翻遍了黃斜西褲的所有口袋，掏出兩元中央銀行的鈔票。他的臉頰和耳邊一片赤紅，手也有點頭。他有『藝術的良心』，真誠相信這個小姐，是一個憤嫉世俗，豪爽俠義的人。他並不疑惑她是近乎流氓一類的騙子。」

喬英莊嚴的站在那里，她冷靜的視察着每個人的動作，她親眼看見，那鄧中校，那中年紳士陳主任，那姓唐的旅行者，每個人的皮匣子裏有着成捲的鈔票。然而他們吝嗇的拿出百分之一不測的數目！她底內心憎惡一齊爆發了，輕蔑地向他們投出冷酷的槍刺：

「感謝你們，四個紳士捐了十七塊錢！這數目是龐大的，很可以供你們上一

次冠生園，或去一次朔星露天跳舞場！然而你們還是將這些錢財收回去罷，難童們不希望這尊貴的救濟！……王先生，你是藝術家，許是不很富有罷？那兩塊錢收回去救濟你自己。」

她鎮靜而大胆，絕不畏怯或慌亂，她相信自己可以鎮壓這些享受的紳士們，斷定他們不敢有對她不起的什麼動作。她投出了所有的透骨的憎惡：

「尊貴的先生們！你們是有福的。但恕我忠實直言：你們是卑鄙的享受者，自私自利主義者，喪失了人性……戰鬥的祖國，受砲火洗禮的民衆，將不寬容你們這有福的紳士……」

她拿起紅色手提籃和自來水筆，有力的揮過頭，黑短髮成爲海浪的波動；挺起筆直的肩背，凜然地解開襯衫扣，傲慢地跨過木橋，帶着唾棄的響亮腳步聲，頑強的背影消失在湖面臨底濃蔭中。

這邊，鄧中校，陳主任，……忽然爆發了笑聲：

「見了！哈！哈！……」

這笑聲，正和湖沼里蕩船的青年男女的「工農商學兵一齊來救亡」的合唱，正和湖邊草際蛤蟆們的咕呱響聲，融成了一種「高尚」的合奏。

四

傍晚了，沁人心脾的拂拂涼風，從揚子江邊笑着漫步過來，送走了抑鬱的悶熱，西方的天壁上騰起綺麗的晚霞，幻變着千百種瑰麗底自然之圖案畫。

李冰亮亮了電燈，埋頭於西方桌旁寫「日本的泥腳」的筆記。她滿心愉快，讀書一個下午，充實了自己不少！星期日假期光陰，在她並不會虛度一分一寸。從樓下傳來宛如鞞鼓似的急促腳步聲。她知道這是喬英的作風。近來她常常將她的青春底力放在兩隻腳上。一瞬間喬英出現在她眼前，丟下了紅色手提包和小陽遮，一把攔住她底手，近乎神經錯亂地喊：

「冰姐，冰姐！今天，我過了一個不平常的下午……我教訓了他們……那些臭蟲，那些蛤蟆，那些蒼蠅，那些該落地獄的卑鄙者！我教訓了他們！然而，啊，啊！冰姐！我也許是失敗了……」

這麼矮她就倒在帆布床上，豐滿的胸部起着波動，朝豔的臉上流瀉着汗澤，睜着她底已經有點赤色的激動的眼珠子。

李冰走上前去，輕輕地撫摸着她的短髮，替她拭去臉上的汗流，溫柔得如同一個長姊：

「你怎麼激動得這樣呢，英？你教訓了誰？冷靜些罷，英。」

喬英一躍站了起來，定睛看着李冰的臉，似乎不認識她，又似乎把她當成所憎惡的對象，而後揮動着健壯的胳膊，重新開始激動了。李冰推她仍舊躺在帆布床上，用蒲扇慢慢的搵着她底灼熱赤紅的臉龐：

「必須冷靜。激動現在對我們是有害的。這會傷害我們的身體。英，這個你不是知道的麼？有什麼事情，告訴我，我們合力共同解決罷。……你教訓了誰呢，英？」

喬英漸漸冷靜下來，將下午她在街上，在中山公園所有的遭遇和戰鬥告訴李冰。之後，咬着細白的牙齒哼：

「這些蒼蠅，我恨死了他們！你想，這怎麼能夠使我冷靜得下！」

李冰靜靜的聆取她的敘述，差不多要笑了。原來喬英這一個月來的反常行動其主要「作用」，是爲着發洩內心的不平，內心的憎惡！這太無意義，並且近乎胡鬧。但一轉瞬間她正確地感覺到喬英這種行動是要不得的，更加證明了她的過度神經質的危險。她的臉色漸漸恢復平日的嚴肅，一面用更溫和的動作撫摸喬英的頭髮：

「英！你這種行動算什麼？你算它是戰鬥麼？不是呀。即使你怎樣辛辣怎樣嚴峻教訓他們，他們不是僅僅吝嗇的，非自動的，捐幾塊錢給難童麼？而你自己也承認失敗了麼？同時他們不是照舊去追逐玩弄別的女性麼？你這種單刀獨馬的襲擊有什麼用呢？對他們投訴憎惡又有什麼效果呢？完全沒有用的。其實他們的享樂，卑鄙，無恥，是目前的政治動員不夠的一種反映。「等因奉此」的刻板工作使他們無聊，命令主義的官樣文章使他們厭倦，人事的糾纏，使他們徬徨，而「有錢出錢」又不曾得到合理的統制，於是這就組織成了所謂「戰時如平時」的另

「面的荒淫無恥……」

喬英猛然翻起身子屹立着，憤怒的截斷李冰的話線：

「你替那些荒淫無恥的人們辯護麼？是麼？你替他們辯護？將他們一切的醜行歸咎於政治動員的不夠麼？他們是應當被寬容的？……」

李冰抽搐着臉上的肌肉，以少有的誠懇替這個激情橫流的同伴解釋：

「英！我那能替這般荒淫無恥的人們辯護？即使我怎樣淺薄，也不至於短視到這樣！我同你一樣在憎惡着這些人！我是說在這抗戰期間一切怪現象有着它的本質的決定。自然他們也應負一部分責任。同時也有着好像『天生』的荒淫無恥者，比如那些少爺們。不過呢，找出決定怪現象底本質畢竟還是最重要的。我們不能在魅影中打迴旋，空作不必要的憤怒，或作些無濟於事的舉動，以至妨礙了我們的工作，傷害了我們的身心，這不值得！英？真呢，當我們握住了決定怪現象的本質之後，我們的視野就更廣闊了，而克服這怪現象的方法也就更有效了；所以這決不能感情用事，必須冷靜。」

「你一出門，他們就蒼蠅那樣緊緊釘住你，這叫誰能冷靜啊！」

「可以冷靜的，不理他們，用我們崇高的嚴肅。」李冰寬心地微笑了：「理了他們，反而給他們當成了玩笑的對象了。如此：這一個月來你的行動，下午的變遷……結果怎樣呢？你自己明明白白的……丟開這不必要的激動罷，英。我們要用理智用冷靜作燈籠，走我們的路！」

一個月間的「有作用」的行動，下午的辛辣戰鬥，只徒然看見了一羣無恥者的醜相，那郎中校的話不知恥的「衝」，那陳主任的荒淫的笑，那白嗶嘰西服，兔子耳的不要臉的追攔，那青年藝術家的可惜的詩句……喬英，這位熱烈的小姐，長髮低垂下來，柔聲地：

「我承認你的見解是對的，我也應當這樣做。」但倏忽間她的語調轉成高揚堅決，而且秀眼有點潮溼：「但我還沒有你的涵養，我不能容忍，有了他們荒淫無恥的行爲，延長了苦難的日子，我不管他們的行爲是否因為政治動員的不夠，他們在死屍上荒淫就是壞好！我恨死了他們！」

喬英站在那裏，秀鬢閃閃放光，隨即滾下了兩滴熱淚。

這非爲利己的強烈的叫喊，這頑強的潑辣的面影，使平素冷靜嚴肅的李冰擁抱着喬英，將臉貼在她的灼熱的額上，竟然也有點心酸。

二十八年三月

李麻臉

我們一營人從前線調回第二道防線休息。晚飯後愉快的李麻臉又講起一段從前他所經歷的故事。

弟兄們！他精神旺盛的喊道：現在我們是抗日的革命軍，復興民族的戰士；不是某個官僚的奴才，或者每日只是打立正的機械。

自然，以前我也做過某官僚的奴才。那是民國廿六年夏天的事。那時我在煙台警察局第三分局當警察。每月薪金連伙食十塊錢山東省庫券。

有一天清晨——初夏的六月吧。分局長召集弟兄們調話。他吐了一口濃痰，打着官腔道：

「現在又是夏天了，天氣熱起來，煙台一般胖乎乎的婦女們，恐怕又要穿些奇裝異服。我們煙台是山東的屬地，出聖人孔子的省份。自然不能發生「有傷風化

「的事情。並且這裏的進德總會正在推行『進德』，禮義廉恥不得不講。韓主席來命令，從今天六月一日起嚴厲取締婦女穿著奇裝異服。」

於是分局長發給我們每人一張取締婦女奇裝異服表。取締標準詳細列在表內。比如，雙袖不能短到手肘以上，褲管應長到膝蓋以下。不准露胸裸足等等。

說句良心話，這樣的事情我不大贊成的，因為這是雞毛蒜皮的小事情。同醉因為那時的煙台日本人公開走私，販賣毒品，高麗棒子橫行霸道，強佔民房，警察局長倒不聞不問，反來命令我們做這些不關痛癢的事情，我看實氣憤得很。

我們分派到各街道去站崗時，平素辦公認真的王傻子對我說：

「喂，李麻臉，別讓娘們兒迷住了呀，該怎麼辦，必得怎麼辦。」

這小子倒不放心我。以為我會對娘們兒送人情。——可是，嘿，那時我也實在對娘們兒迷迷惑惑的呢。

那時我是光棍。光棍對娘們兒總是迷迷惑惑的。

我站在十字街頭，向東西南北街道張望，看看有沒有穿着奇裝異服的娘們

是初夏，太陽光晒在身上，熱辣辣的，暖風吹來，癢癢的。真是好天氣。街頭來來往往的嬉兒們，孔既白淨又紅暈，穿着各色各樣的初夏輕裝，大屁股扭來扭去，金魚一般。

我看得出神，老毛病又發作，開始迷迷糊糊。站在十字街頭，茫茫然不知身在何處。只是在眼前飄飄着大白蘿蔔似的路膊，笑癡癡的眼睛，隨風飄動的美麗的紗綉的衣裳。

「你幹什麼？瘋了是不是？」

猛一驚覺，看見分局長車在我身邊。我不知道他什麼時候來的。我亂得差點掉下帽子，連忙對他立正敬禮。

「你是幹什麼來的？」他嚴厲的訓斥我，用肥手指點着我的臉：「叫你來這裏做木樁的麼？」

我一句話說不出來，只是臉上一股發熱，一股發麻。

大衛學今天的命令你一點沒執行！瞧瞧這街上走道的婦女的服裝！再玩忽命令！——開除了！——

分局長邊開有馬刺的光亮黑皮鞋，咯咯響，威嚴的走了。

我對他的背影打立正，敬禮。我怕他猛的回過頭來，看出一具機械，他的數

才。

但是我是活人，有血有肉。被斥罵了，像普通人一樣，會憤怒。於是我在崗位上前後左右大踏步的走着。這時恰巧東西面嬌嬌的來了一個娘們兒，她穿着一件銀色的菲薄的旗袍，襖子幾乎短得沒有，裸着腿，手裏拿了一個銀色的皮提包，滿得意的向面走來。

我等機走近我的面前，憤憤的攔着她喝道：

「站住！」

起初她吃了一驚，臉色也青了；但只一會兒，她由吃驚而鎮靜。隨後竟用她

「原來我這件衣服是奇裝異服嗎？那個娘們兒的聲譽沒着剛才那麼發響了，我戲到了勝利，傲慢的點點而歸。」

「即使我這件衣裳不准穿，你也應當用好好的態度告訴大家呀！這她又說話了。那樣子像教訓頑童的兒老節，」決不能隨便罵人。難道你這工作是站在街頭攔着女人要吃的麼？」

「那樣的，她這幾句話簡直比分局長的斥罵還狠，刺着我受之氣受腹。很想給她點顏色看，——把她帶扁，可是第一次勸告又不能就帶人。」

我正狂躊躇，而她却昂起頭兒，哼了一聲，向西去了。

看我倒裝：那天碰了兩個釘子，真氣得說不出話。後來我打了一聲棒拉水車走第路規的老頭子，恫嚇斥罵了一個時髦得像女學生的女工，我的怒氣才略略消散了一些。

從第一天得來的經驗，第二天我變得聰明些了。看見像喝過墨水的娘們兒或者氣派不同的闊太太，我使用勸告：

「啊，太太，你的衣裳袖子不知呢。沒有穿挽子呢。上頭有命令，這樣子不行呢。」

這些太太們聽我這麼一用軟工夫，有的羞答答的走過去，有的不理不理的傲慢的嘀咕道：

「多無聊！」

如果碰見像雲子又不像雲子的四六貨，或退每月只得七八元工錢全花在衣裳的時候是女工，我又改變調子：

「喂，幹什麼的？袖子短短的，胳膊大白蘆蒨似的露在外面好羞嗎？」

或者把髮一披正經：

「不行！你這是奇裝異服，有傷风化，以後不能再穿！知道沒有？」

於是這些姨們兒全都聽我的指揮，不敢反駁表一句。於是我洋洋得意，自覺比她們高一等。在崗位上踱步時更穩重有力了。

經過我勸斥的姨們兒不止七八半個，其中只有一個特別調皮。看她的樣子，

既不像囑囑湯水的女士。又不像長家的闊太太，說她是四六貨一類的人物也不十分適地。自然女工更不用比了。她穿得很豪華，手肘，頸項，全繞着金圈金鍊，嘴裏的金牙齒也有三四個。有時她和一個西裝小伙子一起走，有時又跟一個穿杭綢的胖子一路，而有時她自己一個人在街上游來蕩去。

我也客氣地調皮的告訴她：

「唔，太太。你穿的衣裳不大對呢。以後穿袖子長點的吧。」

她側着頭，藐視的眼光從白金邊的眼鏡里射過來，傲慢而自尊；就像有錢人家的主婦看她的下人時那種樣子。

再有一次，她穿着外國姑娘式四帶裙子的洋服，領得剛到膝蓋，兩條肥短的腿裸露着，高跟鞋一類一類的走來。我迎着她：

「姑娘，你沒穿褲子呀。」

她稍微露出金牙齒，算是我稱呼她「姑娘」的報答。但只一會兒，她又擺出主人似的姿態，把頭昂起來走了。

「她媽的，什麼東西！」我對她的背影吐了一口痰。

換班時回到局子里，碰到王傻子，告訴他這件事情。

他劈頭就說：

「怕什麼？把她帶局就是了！——剛才我這帶了一個呢。」

「怎麼你帶了一個？」

「是呀。」王傻子平淡的答：「現在局長正在訓她呢。」

我走到局長辦公室的窗前去，局長站在南首，對一個穿綠色的時髦娘們兒說

話：

「現在我們應提倡『進德』——對中國舊道德要遵守。關於有傷風化的服裝，

向來取締的。根據本局警察報告，曾經勸你三四次注意服裝，終是置之不理。現在不得不將你帶局問話。以後你必須遵守本局警察指揮才是。」

局長一派正經，言論堂皇，態度嚴肅，不愧一個好官。

「現在你可以回去了。」

絳色服裝的娘們兒滿臉通紅，低頭走出屋子，慌忙坐上洋車。

「調皮的娘們兒，非這樣給她點難看不可。」王傻子得意的說。

我也覺得這辦法不壞。

二天以後，那個喜歡用主人的態度答覆我的勸告的娘們兒，又從我崗位附近街上蕩過。自然她仍舊短袖，裸腿，高跟鞋，扭着肥屁股。

我不客氣的對她說：

「我已經勸告你六七次了，怎麼總不服從呢？」

「服從什麼？」她假裝胡塗。

我說：「就是服從改變你的奇裝異服呀。」

她又擺出主人的架子，並且憤憤然：

「你管不着！」

「什麼？我管不着？」我睜大了眼睛。

「是的。你管不着！」她拔起裸腿想走了，加上一句：「你不配管！」

我眼睜睜火，大膽嗎？

「站住！」

「幹什麼？」

「不配管，我就管給你看看！」

「你是什麼東西？」她竟罵人了：「敢來管我？」

我失了常態，跳上前去，一把抓住她的裸着的大白蘿蔔似的胳膊。她的皮包就掉在地下。

「走！」

她掙脫我的手，也不捨皮包，用拳頭捶我的胸脯，尖聲嚷：

「救命呀！當街搶劫呀！」

娘們兒撒起野來真不好辦，她又是這麼體面的女人。我停止了抓攪，只是氣得面目發黑：

「走！到廟子裏去！」

「到局子裏去就到局子裏去！看你的局長敢把我怎麼樣！」

她爽快得很，拾起提包，逕直走在前頭。大屁股一扭一扭的，活像……

看的人不少，有娃們兒，有老頭子，青年人，小孩子和狗。

我緊跟在她後面一盞不害臊——「新狗教條」教那些詩髦的娘兒們看着，知道我的利害。

到了局子，把這個悻悻的女人押進局長的辦公室去。

局長正在低頭看一件公函，一抬頭看見我解去的女人，臉發黑了。站起來，

高聲問：

「怎麼？你來這裏？」

我以爲是問我，忙領功道：

「是我把她帶局的。」

「不是問你！」局長大聲喊。臉轉向那女人：「是怎麼一回事？」

她冷靜地答道：

「這是去問問你這位能幹的下人！」

「怎麼送來的？」局長問我。

「穿着奇裝異服，」我答道：「有傷風化，不聽勸告。」

「混蛋！」局長跳到我身前，口吐白沫星子：「她是……她是局長太太，局長太太也好帶局？亂好干涉？混蛋！」

局長太太？我在做夢嗎？怎麼帶來的女人是局長太太？

突然那個娘們兒乾聲號哭起來，把頭向局長的胸脯頂去，一直把局長頂在

牆邊。

「好！你這個沒良心的！你的手下的人竟敢污辱我，當街抓我的胳膊，搶我的錢包！把我帶局！我犯了什麼罪？強盜？土匪？……」

女人乾聲號哭，頭髮散亂，雙腳亂跳，好像要拚命。

局長把女人放在一張椅子上，跳到我身邊，左手揚弓，右手拍我兩記耳光：

「混蛋，你搶局長太太的錢包？當街強盜？混蛋！」

我挨着被打的熱辣辣的耳臉，向局長連連打立正：

「是，是，局長，不敢……」

那個女人從椅子上站起來，不哭了，睜着沒有淚的眼睛，走近來，逼視我的麻臉：

「你敢把我帶局子？」她舉起肥手掌狠狠的給我一個耳光：「撒謊街抓我的胳膊？」又是一個耳光！「還搶錢包？」又是一個耳光！

我幾乎發瘋，耳朵嗡嗡作響，心里彷彿有千軍萬馬馳過；但我不能走開，站在那里，打着立正：

「是，是，局長太太，不敢，不敢……」

我豈在那裏，筆直的木棒一樣。

局長許長安要安慰太太，對我大聲喝：

「還不給我滾出去！」

我滾出去了。正值王傻子換班回來，問明底細，對我嘲笑：

「蠢傢伙，怎麼敢到這樣田地？連局長太太也帶局了？不會問一問麼？哈，哈，真是……」

我所有的憤怒，一齊爆發，向王優子的胸脯就是死命一拳搥去，嘴里一連串大罵：

「臊你奶奶！臭子王八蛋……」

當夜我扯下警察制服，揣了幾塊錢，徒步離開烟台。投了軍。

現在我們是抗日的革命軍，復興民族的戰士，而我不再是官僚的專門打立正的奴才。

三十八年五月

敬老會

身軀龐大，骨格粗健，標榜壯年時代有過好身手：可以將盛滿了石塊，足有千把斤重的獨輪車，從崎嶇的南山不停腳地推入市區內，在那當中博得「好小子」聲譽的燕老頭兒，現在已經背脊骨彎屈，衰弱得如同一隻老熊了。他斜傾地倚在堅硬的炕頭上，不斷地嗆咳着帶痰的老咳，喉管里濤濤着相關連三弦琴絃的嘶嘶聲。

一整夜，他差不多沒有好好的睡一瞬，老咳魔鬼似的緊緊抓住他的全部心臟；滿另外一個問題却比老咳更擾人，咳嗽還沒有停止，它就躍進平素愛思慮的腦子裏，像一把犀利的鋼刀，那麼殘酷的縱橫刺擊着，致使他的老眼冒滿無數的金星。

「到底去不去呢？」他這樣千為逼的疑問着自己。現在仍然沒有決定下來。

自從五天以前，那個滿臉酒刺，米桔色大鼻子，眉毛高高生在額門上，眼睛出奇地細長的第三區坊長，把他的姓名，年紀，住址，抄去了以後，他就開始不安心。這是什麼意思呢，平空白天抄人家的姓名？調查社會黨怎麼他的大團伙阿香，同院住的陳寡婦家不調查，單單調查他一個人？

當時他頗爲本安心的問那個坊長：

「抄我的姓名幹什麼呢？」

坊長的麥酒刺的臉顯出捉摸不定的笑容了。細長的眼睛閃閃爍爍受不層層飄動的

光。

「你的好運來啦。日本人開敬老會敬你們老頭兒啦。」

看樣子，坊長的态度顯然是有蹊蹺的，而他的諷刺語調更彷彿隱藏着「幸災樂禍」。這使孫老頭兒的不安加上疑惑：

「敬我？這是什麼意思呢？我跟日本人又不認識……」
囉呢的反問使坊長不耐煩了：

「日本人的意思誰知道？總之，他們要開敬老會敬你們老頭兒，……加五日下午十五號上午九點鐘你到丹桂戲園去。全烟台的老頭兒都得去，連王明軒的老爺祖去的。」

坊長臨走時又恢復了他的諷刺的語調：

「嚇！日本人開敬老會敬你，又跟人家的大爺一起，孫老頭兒，你多麼抖！」

不安和疑惑益發混雜了，孫老頭兒怎麼也想不透這件事情的真正意思。日本人開敬老會敬中國的老頭兒們？這中什麼用呢？一隻腳踏進棺材，一隻腳踏不穩地皮，快要死了。並且中國的老人們為什麼要日本人敬？日本人要對中國人好，少殘害青年人，少姦淫女人罷。然而不管敬老會是什麼意思，日本人怎樣殘暴淫狠，而「去不去」的問題必須趕快解決，今天是十五號的清晨了。

「全烟台的老頭兒都得去，」他的老夥伴李拐腳的姓名也給坊長抄去，昨日下午他拐過來平談的對他說：

「去就去哩。日本人要無緣無故的敬咱們嘛。」

思慮稍稍減除，想去了，但是想到「老大爺」們都去，又猶豫不決了。人家老大爺有福氣，子孫滿堂；有錢，全是紅頂瓜皮帽，皮袍，圍花緞馬褂，尤其是那個王辣子的氣派。他是烟台第一等的大富翁，兒子王明軒是東洋輪船公司的華人經理，商會委員；十多天前日本兵開進煙台，做起維持會的主席了。雖然三十多年前王辣子和他是頂好的朋友，一同飲食，一同逛四道灣，甚而王辣子常常向他借錢；但是後來人家做了東洋輪船公司的跑衙的，十把年光景人家做起經理來了。於今人家是「老大爺」，時勢又不同，更抖了。如果他去參加敬老會一定會碰見那個王老大爺，他一定老眼睜睜地釘着孫老頭兒：

「你也來麼？」

這是一定的。以前他因老伴去世，曾去王府要求點幫助，給當做叫花子趕了出來，並且給兩條洋狗圍攻，咬破了一條較新的粗藍布褲子。這樣被鄙視的窮老頭兒加上李拐腿，在富翁們廳里準是一對怪物：一個蛇青，一個拐腿！於是冷笑

，鄙視，從四面八方向他們攔路過來。

這簡直像耍猴啊！

噙咳着，偶而停止，括起昏花的老眼看向南甯丹的院子，又下雪了。不吉祥的蝴蝶似的雪花，飄落在院子里，冷酷地威壓着孕育草根茁出新芽迎接春陽的泥土。孫老頭兒倚在炕頭困難的喘過一口氣，搖搖頭，喃喃自語：

「還是不去罷？又下雪了。咯，咯，咯，……」

激烈的嗆咳聲震醒了睡在另一床被里的阿香。她是已經懂得穿長衣，並且懂得穿襪子，規規矩矩睡另一床被的少女了。她坐起來，摸摸給扣子，移近孫老頭兒身邊，伸出相當白嫩的手，輕輕的拍着他的彎屈的背部：

「爸，這樣早坐着幹麼？再躺躺罷，天冷。」

不必答覆，每天清晨她都這樣時候他；尤其是在夜間，長時間的侍候，使得她輕拍着他的背部的手突然攏滑下去，可憐的幌着頭兒打瞌睡。

孫老頭兒的心爲安慰和憂愁交混着的感情所支配。他側過頭，從不十分清晰

的晨曦中，朦朧地看看他這個孝順的閨女。她的臉蛋橢圓，又白又嫩，大眼睛，眉毛很長，胸部也豐滿；這表明已經到了少女的成熟期，應該有男人的時候了。她伶俐，聰明，孝順，孫老頭兒將這一輩子最後的希望放在她的身上。這一二年內給她找一個靠得住的人家，他好放下一份心事，而他這把五十三歲的老骨頭也就有靠了。宛如愛護珠寶一樣，他對她嚴明，慈愛；每到月頭，當他將全部的工資交給她，偶而要買點脂粉或件把衣料，他就立即感到「漂亮招蜂」的恐懼，打着老臊子警告她：

「打扮得那麼好看幹麼；不是小姐，是窮丫頭！」

可是還不等阿香示出不願意的嬌態，他又很快的將她所要求的數目交給她。並且心裏暗暗瞭解：

——那個女孩子家不愛點裝扮呢？女孩子家到底不像男孩子——穿着破褲子讓屁股吹風。……

身子衰弱了，三五年來他靠阿香供養；可是現在天年變了，日本兵公然開進

煙台來，竟使他的長得相當漂亮的阿香，不都像平日一樣，從家裏經過小海陽到市區內花邊髮綉工廠去做工。這是絕對不能讓她去的。日本兵在那裏邊巡着，如同一羣獵狗。無法無天的事情都做得出來。前天傍晚同院陳寡婦的女兒桂花，放工回家經過小海陽，給日本兵攔腰抱住，當着大街，當着許多中國人面前，像狗舐糞，在桂花的臉上很響亮的吻了三三下。

孫老頭子稍微有點失望，要是他的阿香是雄的那不是不用怕麼？「沒有扁的到底不行！」然而這種不必要的失望立即消失了。阿香侍候他不大咳了，走下炕用垃圾生炕腳下的熨斗預備煮開水，好使他的乾燥喉管。等一下有滾熱的茶滋潤；同時房子裏的空氣也暖和起來。老骨頭比剛才舒適了許多。

「咳，阿香，你看今兒上午我去丹補好，還是不去好。」

孫老頭兒思慮的時辰，失了主意，竟跟年輕的阿香商議，要她來代替解答

阿香將熨斗洗得旺旺，加上水盞，然後擦去手上的灰塵，像平常一樣，用她

又清脆又關切的聲音響道：

「爸，你還是不去好。下雪。路不好走，你年紀大了。」

孫老頭兒看看南窗外，白蝴蝶似的雪花，仍然不吉祥的飄降着，對面陳寡婦的屋頂上一片無恥的白色。

「我也這樣想的。可是……喀，喀，喀……」

「爸高低別去。」陶香像有心事，堅定的說：「爸去了，剩我一個人，不方便。對院住的陳寡婦家，……」

孫老頭兒突然如同一個最敏感的青年人，渾身一震，太陽穴突突地跳動，連「老咳」那魔鬼都暫時嚇退了。他喘着粗氣，近乎暴怒的喊道：

「爸高低不去！在家裏伴你！」

陳寡婦——那個不承認自己是四五十歲的婦人，平素名聲越壞，常常在她的粗糙的老臉上搽些脂粉，又常常踩着小脚走到門口東張西望。「十寒九騷！」這是一點不假的。日本兵開進煙台，高麗棒子四處騷擾，她還教她的女兒桂花去做

工，鬧了不少丟人的事。

「孫大伯！你來調和調和罷！」一天黃昏後，陳寡婦磨過來慌慌張張的對他
說：「兩個日本人……高麗棒子，跟桂花到家，闖進來，對桂花……你來調和調
和罷。……」

孫老頭兒跟隨陳寡婦摸過對院去，剛打開門，裏面就轟出兇惡的吆喝聲：

「給我滾出去！」

他還沒有看清那兩個惡鬼的面目，突地當胸又被重重的擊了一拳！

「還不趕快滾！巴葛牙鹿！」

孫老頭兒摸着劇痛的胸口，撞撞跌跌的去街上找警察。

「日本人的事，高麗棒子的事，」警察搖頭說：「咱管不了。」

孫老頭兒鼻子冒烟，嘴裏濺着涎沫，嘶聲叫：

「怎麼管不了？你是中國人，中國人，中國人受欺侮，你怎麼不管！」

警察只是苦笑着搖頭。

第二天陳窮婦像在說別人的事情那樣對他說：

「哎呀，他們兄弟很呀，抽這刀子三兩呀，沒有法子呀。」

過後那兩個借眉怒目的魔鬼，常常在桂花的屋子裏出出進進，甚至過夜，陳窮婦滿不在乎。有時她竟借題來和阿香搭訕，這顯然另有用意，想騙阿香落水。孫老頭兒嚴厲的警告她不准再來，並禁止阿香和她說話，即連院子也不讓阿香出去。

「這個月房租到期，咱們搬家！」

急劇的阿香猜得透他的意思。在她的被窩生活圈子裏，在她的十六年的短促而孤單的歷程裏，沒有一個人像父親這樣疼愛她，衛護她。但是搬家誰何容易呢？費在那裏呢？她看着衰弱的父親，看看房內所有不值錢的用具，憂愁和感傷激盪着她那脆弱的心。好在火爐上的水壺冒出白氣了，連忙低下頭，掩藏了眼珠的潤澤。沖一碗茶給父親，輕聲地：

「咱們自己留心，搬家不用的。於今找房子也不容易呢。」

低垂下睫毛稀疏的眼簾，沒有勇氣看乖巧的女兒的臉。照現在的環境明明必
須搬家，找房子也不難，戰事發生後，煙台走了幾千戶，隨處是空房子，只是沒
有錢，她沒有做工！現在炕頭下只存一元五角多錢，其中還有三四角民生銀行的
角票不能用。什麼東西都貴得怕人，一個月前六角半一斗的包米麵，於今漲到一
元四角了。下個月的窩窩本來怕也成問題！

「唉！」

阿香又看穿了父親心裏的氣，乖巧的用帶滿希望的語言安慰他：

「爸不用愁。不久我就有工作。那時候咱們再搬家。爸還得買點藥治咳。真
呢，中國兵……游擊隊，就要來打煙台，把日本兵趕走。沒有日本兵，我去做工
就不妨事了。不是嗎，爸？」

她得意地斜批着軍團的頸項，嫵媚的臉蛋上掛滿了天真的笑容。

孫老頭兒的蒼老的心變成了歡欣的肥田，他幾乎暴發出安慰的笑聲。暗中想
：「這是她對將來的男人用的，有一套了，這壞了頭。」但他的打皺的臉卻却板

得嚴嚴地，囑咐道：

「你怎麼知道，中國游擊隊打烟台？」

「嘖！嘖！」阿香的舌尖魚兒喋水似的響着：「爸真會忘記，這是爸告訴我的呀。什麼游擊隊就要來打烟台，他們在毛（茅）山，崑崙山，有好幾千人。還說在牟平打下兩架日本飛機哩。」

記起來了，前天他的確對她這樣說過。這是李拐腿告訴他的。在吃飯時父女間偶然談起，想不到阿香却牢牢記着。這裏他體會了少女們特有的記性和敏感。以後有不好影響的話必須留神。但是關於游擊隊的話却不妨事。在孫老頭兒的直覺上也感覺到游擊隊一準會來光復烟台。兩個月前，街上便宣揚着日本兵要開進烟台，許多青年人都跑到牟平，文登，萊陽一帶去組織軍隊，預備和日本鬼子拚。只有商會那幾個委員，更是王辣子的兒子王明軒才主張歡迎日本兵，並且主張最出力。這是全烟台人都不服氣的。認賊作父多麼丟人，現在弄得愁雲慘天，快要活不成了。人們全都盼望着游擊隊趕走日本兵，好重見青天白日。

「是的，我對你說過的。但願有這麼一天——游擊隊把日本鬼子趕走！」

「一定有這麼一天！」阿香說：「咱們中國兵……游擊隊人多，好幾千哪。一定能把烟台少少的日本兵趕走！那時候我去上工，受中國兵保護就什麼也不怕了。」

單純，明瞭，恨日本兵，熱烈要求自己的國家的武力保護，這正合孫老頭兒的心意。他微笑着呷茶，明朗地：

「但願這一天快快到來。」

外院有人敲門。孫老頭兒吃了一驚，忙放下茶碗。這是誰？下雪天來敲門？莫非去陳寡婦家的那兩個魔鬼麼？莫非敬老會派人來催會？他對阿香吩咐：

「阿香，你蹲在炕背頭箱下下去！」

她爬下炕，踏好那舊的棉鞋，正想走出房子，門外響起熟悉的聲音了：

「孫老大哥……」

「這是李大叔。」阿香耳朵清靈：「外面下雪，爸在屋裏。」她靈活扭轉身。

李拐腿房門去了。

「好大的雪，路上三四寸厚了。」

李拐腿蹙着凍了的腿走進來，狗頭帽上，肩膀上貼滿了雪絮。一面脫帽子，

一面說：

「不去看看麼？」

「我不能去。」孫老頭兒簡單的答。

潤香替父親加上一句：

「我爹咳嗽，不好吹風。」

李拐腿許是要找同伴，不以爲然：

「你這是老咳嗽呀。不許事。去看看，日本人是好惹的。」

還無傷了孫老頭兒的自尊心，他咧開老嘴嗷嗷響：

「我沒惹日本人，他們要敬我，我不配！這難道惹他們麼？」

李拐腿自悔有些失言。這的確不算惹日本人，人家願意待在家裏，不受敬

就不受敬，勉強不得。但倘有餘憤的孫老頭兒又囉噓了：

「日本無緣無故開什麼敬老會，誰知道玩些什麼鬼主義？咱們去了，說不準反惹了他們。咱們是老粗！」

這話李拐腿不能贊同。日本人開敬老會管他玩什麼主義？去看看總不妨。至於自家是老粗倒是真的，但自家小心一點，學學文明的派頭，再不然坐在最末後，或者站着。那還能惹着日本人麼？

「那，那倒不會。——他重新戴上狗頭帽：『我去看看，回頭告訴你。咱們兩個總得有一個去。』」

於是李拐腿冒着雪走出去了。

孫老頭兒蹲在炕頭自言自語的嘟囔道：

「日本人要敬烟台的老人，去敬有錢的老大爺好了，敬咱們窮老頭兒幹麼？真見鬼！」

阿香精靈，發表她的見解：

「是烟膏有錢的，老大爺不多，加上窮老人熱鬧些。」

「這有屁用！」他發覺阿香的臉紅了，忙改口：「日本人究竟是什麼意思呢？真是想不透，想不透……」

將近中午，孫老頭兒和阿香正在吃中飯。李拐腿登回來了。他一進門就滑稽的狂笑着，連狗頭帽上的雪絮都忘記拍去：

「簡直開玩笑啊！敬老會敬他個屁呢！哈！哈！哈……」

阿香擎了一塊窩窩頭和一块鹹蘿蔔肉到門扇角去。她看得出來：現在李拐腿的出奇態度，一定會繼續的喊些「屁，屎，臊」一類的粗話，而父親也難免受影響跟着喊起來。

「你喝了三杯麼？」

「那來子兒喝？日本人給酒「敬」麼？臊他媽！」李拐腿收斂下狂笑：「給點糖花生，桔子，哄小孩的玩兒！」

「那麼你真什麼？」

於是李拐腿摘下狗頭帽，預備報告他在丹桂戲園敬老會所看見的怪誕情景。

阿香在門角處起靈敏的聽覺，捉捕李拐腿的每一句話。

「起初，我聽了你的話也以為日本人開敬老會有什麼鬼主義，半路想不去，後來又去了。一看，原來是這麼一套把戲！」

「什麼把戲？」

「哪，在丹桂戲園的台子，掛着日本五色旗，樓下池座坐着二百多個老人，有錢的坐在前面，沒錢的坐在後面，分得清清楚楚。各人面前擺着點心，糖花生，桔子，叫北山下二三十個娘們兒，跟咱們老人倒茶，說笑……」

「他媽的！」孫老頭兒破口大罵，忘記了鴨扇角里的阿香。

「你看這不是跟咱們老人家開玩笑麼？」李拐腿又開始笑起來：「咱李拐腿從來沒跟北山下的娘們兒玩過，今天她們……嘿嘿，牠們比西道灣的三錢貨強得多哪。個個孤眉子似的。哈，哈……」

在李拐腿的滑稽笑聲中，孫老頭兒更加忍耐不住：

「這豈但是開玩笑？簡直是侮辱啊！侮辱咱們中國老人！咱們頭髮快光了，日本人叫了些鬍子，大家伙一起混！這像什麼呢？不是像當衆耍狗熊嗎？你還樂，咳，這有什麼好樂的呢！」

李拐腿接受了對方的罵解。這的確是侮辱。當時他也看不順眼，暗罵着「敬老會敬他個屁」。他以為如果日本人真心敬中國老人，那就排排場場的請人家到大羅天大菜館去，來一個每桌八位，不必那麼寒儉的用點桔子茶水之類哄人。但是，天知道，後來給當場毫無禮節的滑稽空氣一攪，給北山下的標緻娘們兒的噁聲一轟，他就一像乾燥的山岩，在淫淋淋中一下子崩潰了下來。

「王明軒的老子王辣子才更不知醜呢！」李拐腿再不狂笑：「他完全沒有牙齒了，牽着娘們兒的手臂，揣着，哈哈笑……」

「他媽的老王八！」孫老頭兒鄙俚的咒罵，彷彿不願意提起這個人：「沒有日本人去麼？他們是開會敬人家的。」

「當然有。那個什麼宣撫班的班長畑中保帶了幾個日本兵到場的。」

「他不對大家說什麼話麼？」

「怎麼不說！他說了許多，咱聽不六懂；完全是用鼻子哼的官話。」李拐腿搔搔頭顱：「他說中國老人們講王道，日本人也講王道：要大家回去勸青年人講王道，教烟台變成什麼王道樂土……」

「哼！王道是派兵來烟台殺人姦淫女人的麼？」

「誰說不是呢？」李拐腿很自然的附和道：「日本人嘴里說得好聽，可是一肚子男盜女娼。」

第三區坊長又出現在孫老頭兒眼前，那是下午三點鐘左右。他的多酒刺的臉，出奇細長的眼睛，這次沒有配合成像前回那種不屑和諷刺，米桔色的鼻子敏感的微顫着。他用一種可憐的聲調對這個良善的老人說：

「老頭兒，日本人找你談話呢。明天上午九點鐘，你到北山下日本電報局去吧。」

「日本人找我談話幹什麼？非親非故，沒有什麼好談的。」

「宜撫班班長烟中保……明天你就去一趟吧，老頭兒。」

「我不去！」孫老頭喃喃地說：「日本人不好惹，見了倒霉。我不去！」

「是啊，日本人不是好惹的。你就去一次吧。」

「我家沒人，我不能去！」

坊長搖搖頭，扭轉多酒的刺臉，消失在門外糊着爛雪的小巷子里。

蒼老的心重新開始疑慮：日本人到底是什麼意思？上午開什麼敬老會他沒有去給當做狗熊耍，現在找他去補實麼？或者叫他去當面聽講「王道」麼？日本人鬼鬼祟祟，連窮老頭兒也不讓安靜過活！

「爸，你怎麼不去？日本人……」

抬起老眼看看阿香，她的橢圓形的臉蛋上倒掛了幾分憂愁。

「去幹麼？」

「也許日本人真有什麼話跟爸說……」

「有屁話好說的！開玩笑……日本人不好惹，一走進他們的門……倒霉！」

腦子裏迅速地閃過北山下日本電報局的鐵柵大門，那裏好像張着大嘴露出槍牙的虎口；並且門邊站着些殺人不管眼的黃色魔鬼！

「咱們待在家裏安當！」

夜裏，老麼仍然魔鬼樣緊緊抓住牠的琴，激烈地磨擦着，吐出綠色的痰塊。喉管里的嘶啞像三弦琴音抽拉得越急劇。他在阿香的孝順伏侍之下，陷在半醒半靈的夢魔中，朦朧地彷彿看見從南窗上竄進一個高麗棒子，淫褻的拉着阿香的手。憤怒地一抖勦老熊樣的龐大身軀，睜開昏花的老眼，發現阿香的一隻手滑落在他的肩下，坐纒纒頭兒打瞌睡。

唉，可憐的孩子……

第二天傍晚煙霧停止了，而冷酷的惡風，從遠處全滿地，從大鐘樓順其掃過海峽，衝進煙台。欺凌着孫老頭兒頂上冒着微弱煙苗的烟肉。

外院的太門被猛烈的敲擊着，對院住的陳寡婦走去開門，隨即孫老頭兒的屋裏出現了兩個僕衣人。

「老頭兒你姓嗎的？」聽口音顯然是天津人。

「我姓孫……」良善的老人有點慌張了。現在烟台的暗探全是天津派去的，你南

「沒有弄錯，帶他走得了。」一個短小的嫌惡地說：「這屋子真得像蟻坑

多稜角的。起着蚯蚓樣青筋的手被抓着。孫老頭兒擺動着彎屈的背脊掙扎，

老態似的號：

「我沒……沒犯法……我沒犯法……」氣管被憤怒和恐怖塞住「略略聲」沒犯

法……我……」

阿香驚駭地睜着大的黑的眼珠，長睫毛瘋亂地豎起，搶身往前，去對便衣人

喊：

「怎麼帶我爸爸……我爸爸……整天家里……我爸爸……」便衣人放下抓老頭兒

的手，逼視着阿香的嫵媚臉蛋，用指頭遲遲地臉止佈滿汗珠的妍笑，又似要出

「嗚，老頭兒，想不出你倒有一個這麼精緻的閨女兒！」
憤怒燃燒着孫老頭兒的全身，像通過電流，激烈震動；他咳嗽着，喘着困難的呼吸，幾乎倒了下去；他看見阿香忘記掃去這在黴爛蛋上的淫穢的手指，全身同他一樣起着激烈的顫抖。

「這樣餓！」那位短小的說：「公事完了再來……」

重新被抓着，他死賴着家，用手拉定門板；但還爭持是徒然。他老了，沒有了力氣。被拖在院子里，門外翻着爛雪的小巷子里。他看見阿香追在後面，狂了似的哭着，高聲叫喚；同時他聽見那個無恥的陳寡婦的假慈悲的聲音：

「香姑娘，不用哭，你的爸爸會回來的，香姑娘……」

這好像日夜殿閉着的鐵扉，一下子給強盜搗裂，一條陰毒無恥的惡蛇乘機溜了進去，他將纏繞着他的寶貝，欺侮着他的阿香！

嘴角里掛着血絲，大粗布棉襖上糊滿了污泥爛雪，孫老頭兒被關在鐵柱窗格子的房屋里。現在他還沒有給那日本宣撫班班長烟中保當面「宣撫」。從天花頂

上一盞不明亮的電燈亮下，他發現兩個年紀和他相若無幾的灰頭髮老人，和一個類似讀書人的青年。

「你什麼事給帶的？」青年走近他，「和那兩位老人一樣吧？……昨天他們沒有去參加敬老會。」

「我不知道。」孫老頭兒憂鬱的答。他突然變轉為明朗：「怎麼不去開敬老會就得帶人？我窮老頭，不配受日本人敬，難道還有窮麼？」

「你不去就有罪了！」

「怎麼不去就有罪？我窮人，不配。日本人要敬老頭，去敬有錢的老大爺們。怎麼連我窮老頭兒也位上？這是什麼意思啊？……」

那個青年人，由於憤怒，臉上的肉斜歪着，恨恨地：

「什麼意思？哼！日本人手段毒辣得厲害！這是傾聽你們老人是不是服日本，服呢？去，不服呢，不去。同時是一種欺騙，買好你們老人，把茶葉煙粘了烟台，青年走走了。剩下的是老火，孩子和一些婦女……說你們窮老人跟有錢的老

太爺一起「敬」麼？這是表面一律看待的欺騙！這就是日本人開什麼敬老會的意思！」

「唉，唉……」

孫老頭兒痛苦的磨着牙齦肉，他絕望了，日本人開敬老會的意思原來是這樣！他以爲待在家里惹不着日本人，於今「禍從天上來」，他好端端的待在家里也犯了法——得罪了日本人！

他感覺到這個青年人可親近，雖然不知道他是幹什麼營生的，但他比他懂得更多；並且他同樣被關在這里，一準也是日本人看不順眼，或者得罪了日本人。像是一種本能的激動，他對這個青年人，滿含着痛苦和希望的申訴：

「日本人這樣不講理，我，我還能出去？我的阿香……唉，唉，你說，車平是不是真的有中國兵……游擊隊？他們……喀，喀，……他們怎麼不來打煙台救我們出去啊……」

青年人感動得眼臉急劇跳動，用他的年青的堅定語調安慰這個痛苦老人……

「牟平有我們的軍隊，聯合起萊陽的好幾千人！他們不久就要來烟台救我們！」

孫老頭子雖然感到點安慰，但又不能肯定相信。他紊亂，焦急，腦子裏閃灼着捉捕他的便衣人的醜態——那用手指輕佻地逗阿香的臉蛋的怪樣子，烏鳥樣的奸笑：

「嘿，老頭兒，想不出你倒有一個這麼標緻的閨女兒！」

加上那無恥的陳寡婦欺誘阿香的假慈悲的聲音：

「香姑娘，不用哭，你的爸爸……」

不能想像，耳邊轟着雷鳴。渾身焦急得快要炸裂；而肌肉却起着冰心的顫抖。孫老頭兒不能再支持，崩山樣倒了下去，堅硬的彎屈背脊骨碰着堅硬的洋灰地板，戛然作響，他如同一匹受傷的老牛，斷續地發出悽慘的嗷叫：

「中國兵……游擊隊，快快來打烟台吧……明天來……救出我這條老命，去看……去看我的阿香……」

傷心，焦急，盼望，恐怖，結集成毒恨的火把，一下子他像是集中了所有的生命力，老熊樣龐大的身軀一躍而起，伸出全是骨骼的拳驚搥着鐵門；瘋狂的咒罵着：

「媽的！媽的……」

孫老頭兒企圖打破那禁錮他的鐵門。

二十九年。

小獅子

李吉兒的頭上生着些髮癬，有的頭髮給蛀光了，有的頭髮黃草樣簇着，一個腦袋結滿了黃白色的乾屑，既難看又骯髒。他的臉孔是扁的，鼻梁很塌，鼻子紐扣似的吊着，厚嘴唇向上翻，露出黃色的虎牙；這種相貌像石獅，李家的人就叫他小獅子。

小獅子今年十四歲，沒有父母兄弟姊妹，他是一個小光棍。堂叔李三爺說他可憐，把他收留下來，但叫他做苦工，一年到頭，除過年過節外，不給麵條饅頭吃，只給些餵狗的包米窩窩頭和腐爛的腌蘿蔔。

在堂叔三爺家里，除開老僕人王老頭兒，所有的人全不喜歡小獅子。三娘子環恨他，說他白吃他的，常用木棒敲他的頭。幾個堂兄弟把他當豬狗罵，連罵罵得像鷓鴣的丫頭桂花也欺侮他；一看見他就捲着鼻子噓鼻。而且牠還推他做骯

驕驕，每天早晨桂花從三孀子房間里提出馬桶，放在一邊，命令他：

「小獅子，拿去倒！」

有時他一聲不響的拿去倒，有時候這臭壞人的紅色馬桶着實使他惡心。於是他就反響：

「你自己不會倒麼？你是……」

「我是什麼？」桂花兇得像一匹母貓，嗥嗥叫：「你說！我是什麼？」

「你是下頭……馬桶得你倒。俺是割草餵驢，下地幹活……」

桂花攔開手掌想抓人字，氣得脾臉上一塊紅一塊白。小獅子不怕，靜靜的站着，如果桂花真的動手，他就把生蛙髮辮的腦袋向地撞去，他知道桂花怕他這一手。

小獅子想了想，便忍耐着提馬桶出去了。他曉得桂花會在三孀子臉前做鬼，說不定等一下又會給三孀子敲了一頓。

儘管受了多麼痛楚的毆打，背着人家的面，小獅子總是不哭，結結實實的站

在一邊，閃着仇恨的眼珠子，像一根鐵釘。可是又別當他不難受，天生不懂痛苦的少年；在他受到太利害的打擊後，他就避開人蹲在草堆後或是廩廩里哭起來；他的哭聲是沒有字眼的，不喊媽，不叫爸，只是小牛似的嗷：

「啊嗷，啊嗷……」

可是這種痛苦的日子現在離開他了。在一個黑夜里，掌叔李三爺慌慌張張的帶了一家人去漢口了，房屋交給老僕人王老頭兒看管。王老頭兒給小獅子麵條饅頭吃，他樂得直叫：

「他們永遠不回來才好哪……」

王老頭兒張開老嘴咕咕道：

「好個屁！日本鬼子就要來啦。他們全去逃難，留咱們在老家，不知道什麼時候給殺死哩！」

日本鬼子就要來了，許是真的。這幾天來中國的兵，從李家峪南邊的公路上向南走去了，遠遠看去像無數的螞蟻羣。小獅子站在山頂上看見的。但他

却不大相信日本鬼子真的會到他的李家院來。

「我不信。」小獅子說。

「不信麼？你這小鬼懂得什麼？說不定今天明天日本鬼子就會來咱們院裏。

那時候，唉……」

「可是日本鬼子幹麼要打中國？」

「人家說，日本鬼子的地方小，想霸佔中國的大地方。」

這話小獅子聽人說過。於南陳大嬸的閨女兒陳秀梅曾經告訴他：

「日本鬼子是東洋海島上的小國兒，常常侵略中國，還霸佔中國的天地方的。」

。」

「怎麼說地方小就要霸佔人家的天地方？」小獅子問陳秀梅，「難道日本鬼

子這樣不講理嗎？」

「是的，日本鬼子就是這樣不講理。他們是帝國主義！」

陳秀梅比小獅子小兩歲，但她比小獅子懂得更多：她在崑里光華小學唸書，

她會唱怪好聽的歌兒：

「起來！不願做奴隸的人們！」

她在放晚學的時候，走到吟外小山上，去採野花或捉蟋蟀，常常和牠的同學們大聲地唱這個歌兒。小獅子在那裏採藥草，也學唱這首歌。

「取來，不願走路的人們……」

「不對！不是取來，」——陳秀梅糾正他：「是起來，不願做奴隸的人們！」

可是陳秀梅的男同學陳德生和王貴才大聲地笑起來，打趣小獅子：

「哈哈，小獅子是不願走路的人們啊！」

小獅子的臉紅了。這真羞人，自家不唱會歌，偏咕哩咕嚕學唱，給人家笑話活話。於是他低下頭裝做很忙的樣子，用鏢刀硬勸割草。

陳秀梅看到小獅子難為情，替他抱不平。她對陳德生王貴才說：

「人家沒有唸書，沒有老師教唱歌，怎麼能不唱錯呢？這有什麼好笑話的呢？」

這時候陳德生王貴才他們把取笑小獅子的話頭轉向陳秀梅身上去了。說她不要臉。惹小獅子，甚至說：

「你幫癩痢頭，就給他做媳婦吧。哈哈，陳秀梅是癩痢頭的媳婦！」

鬧翻了。野花也不採了，蟋蟀也不捉了。陳秀梅扁着臉鬼回去。陳德生王貴才再對小獅子做了幾個鬼臉，打着呼哨也回去了。

實在說，陳秀梅對小獅子並不覺得特別討厭，不過在不平的情形中，偶然說句公道話罷了。但在小獅子可就大不同，倘使他受人欺侮，訕笑，一有人替他說公道話，他就感激得想哭，所以他的心里對陳秀梅好得什麼似的。他採了許多顏色不同的野花，捉了許多咕咕叫的蟋蟀，會打架的蟋蟀，這些好玩的東西，他全給陳秀梅。自然，陳秀梅喜歡極了。接受小獅子的禮物。但她也瞧不慣小獅子的生蚌髮的辮腦袋。她站得遠遠的說：

「小獅子，你的腦袋多麼醜？疙疸疙瘩，又臭，你用水去洗洗……」

他真的用水去洗，可是洗了不上兩三天又恢復了舊樣子。他的牙齒是真的，像結了一層大蠶。陳秀梅也對他說：

「小獅子，你的牙齒，得用牙刷去刷，那麼黃糊糊的，不衛生……」
找不到牙刷，他就用高粱穗做牙刷，刷得牙齒出血既不舒服，以後他就不刷了。

日子長久了，兩個人就好得忘形。陳秀梅忘記了小獅子的癩腦袋，馬臉孔，塌鼻梁，厚嘴唇，黃牙齒，每天一放晚學，她就在欄里或是山上，找着小獅子要好玩的東西，而小獅子一定不使她失望，有時候偷着工夫在陳秀梅經過的地方等她，把好玩的東西交給她後再跑回田地里去幹活；如果真沒有工夫，他就事先告訴陳秀梅，野花，蟋蟀，蟬兒，放在什麼地方，叫她自己去拿。陳德生，王貴才，看見陳秀梅跟小獅子這樣要好，眼紅了，就給小獅子編一條歌兒：

小獅子，小光棍，

沒有爸，沒有媽，

整天價，爬呀爬，

像蛤蟆，像驢馬，

癩頭，塌鼻，又黃，

多難聽，哈，哈，哈……

他們吃這條歌兒，當面對小獅子唱，也當面對陳秀梅唱，並且拍着手掌，跳來跳去，很開心的樣子。

小獅子聽了氣得直哆嗦，但他盡力忍耐着，不想接陳德生王貴才；他們年紀比他小，揍他們不算本事。並且他們也怕小獅子，總是一面唱，一面走。有一次小獅子裝着追趕的樣子，他們就一溜烟跑掉，遠頭都不回，像兔子那麼快。

陳秀梅呢？又氣又難為情，陳德生他們編的歌，實在是小獅子的寫照，跟這樣醜怪的人要好，不是羞榮的事兒。她的母親也告訴她：

「別跟小獅子太什麼了，他生性殘毒，給你獎了，你的頭髮也全脫得光禿禿的呀！」

這個警告使陳秀梅害怕，萬一真給小獅子傳染着些髮癬，頭髮脫得光禿禿的像個什麼樣子？不是會像尼姑嗎？這多難看！並且書也不好去唸了，會給同學編歌兒唱，於是，她就不再跟小獅子常見面了，就是看見也站得遠遠的。但她心里想：

「小獅子是個好人。」

現在，小獅子自由自在，沒有人毆打，沒有人管束。他招呼了一條看門的狗——魯魯，走到野外小山上。當他要出門時，王老頭兒喊住他：

「小獅子你去外幹麼？要是日本鬼子跑來，會給捉去呀！」

「日本鬼子不會來的，要是來，俺會跑……」

他走到野外的小山上，站在那兒向李家峪四面張望。是秋天，天氣不冷不熱，太陽洒着金色的光輝，美得；遍地是亦紅的高粱林，風吹在長刀子形的葉子上，嘩嘩地響，麻雀們成陣的飛在高粱林稍上，啄吃着熟透的赤紅的穗子，唱着

滿地的歌。可是田里很少人幹活，大地顯得十分寧靜。這是很反常的。難道真的日本鬼子要來了麼？他向吟南公路上遠遠望去，看見一條灰色的帶子在那兒蠕動着，並且隱隱地傳來馬的嘶叫聲。那是向南走去的中國兵的隊伍。

「日本鬼子要來了，」昨天陳秀梅遇見他的時候。她說：「老師跑了，學校不開了……」

小獅子有點寂寞，吟里的學校不開了，他就遇不着陳秀梅了，剛剛現在正是他最有工夫的時候。並且正是秋天最多蟋蟀的時候。他希望日本鬼子不要來。

魯魯瞧着一隻白色的野兔子，一個箭步躍入高粱林里去追趕了。而在小獅子附近響起嘹亮的蟋蟀聲，小獅子輕踏着步子上前偵查，結果從泥洞里挖出一隻很大的黑色的蟋蟀。

「一隻黑虎啊！」他自己歡呼起來，「明天給陳秀梅，她准樂得直叫……」
可是就在這個時候，從北邊遠遠的天空那邊，突然響起隆隆的聲響，接着三架飛機，向南面的公路上飛去。

南面公路上的那灰色的帶子散開了，全隱沒在高梁林里，咯咯響的什麼聲音響了起來，而那三架飛機像兇惡的鶴鷹一樣，在天空上旋來旋去，同時丟下什麼東西，地震似的炸開了，高粱林有的倒了下去，騰起黃黑色的煙霧……

小獅子翻轉身，跑下小山，向家里拚命跑，魯魯趕在後面，直着尾巴和他說走，而在手掌里的蟋蟀可給捏死了。

「打起來了！有飛……飛機……」

氣喘喘的跑到家里，他對王老頭兒嚷。

「你可別再出去了！」王老頭兒早聽到了砲聲，青着臉嚴重警告他。

整天響着槍砲聲，越響越近，傍晚時分，像在盼南那方面了。於是李家盼變成了戰場。王老頭兒慌慌張張的對小獅子說：

「家里不成……咱們……咱們到外邊高粱地里去躲……」

王老頭兒揣了八九個饅頭在懷里，又包了一小布袋窩窩頭拿着，帶了小獅子從後門走出去。魯魯留在家里，把後門反鎖着。

走出門來，小獅子第一眼看見的，是哈南一片火光，房屋猛烈的燃燒着。夾着悽慘的叫喊聲。子彈從頭上飛過，發出呼嘯。小獅子的心怔住了，看着哈南的漫天火光：

「陳大媽的家在哈南……陳秀梅會不會給……」

「你這小鬼哪曉得屈！」王老頭兒狠狠的拉着小獅子的胳膊，「什麼陳大媽陳秀梅，還不快走！」

距離一個一里地外，日本鬼子的槍聲傳了過來，小獅子同王老頭兒拚命向西跑去，撞跌着，撲倒着，躲在這密密的高粱林里。

小獅子坐在王老頭兒身傍，仰起頭，從高粱葉縫隙里看向天上，上弦月冷清的射着光亮，兩星星點閃着冷眼，四下里蟋蟀聲唧唧響。不知道什麼緣故，他並不怎樣害怕，總是惦念着陳秀梅。——她該不會給日本鬼子殺死吧？

槍聲比較冷靜了，而哈南的人們的慘叫聲更清晰了，王老頭兒同小獅子悄悄走出高粱林，向家那方面看去，也是一片火光了，房屋起了火，在燃燒着。

「完了！」王老頭嘔嘔地哼：「日本鬼子！」

「家沒有了，王伯伯，咱們到那兒去呢？」小獅子問。

「到有中國兵的地方去，到開封府去……」

走上向西的路上，小獅子碰見陳德生。他孤單單的一個人，一路嘔嘔地啼啼。

小獅子喊他：

「陳德生！」

「我的房子給燒掉了，」陳德生像遇着最知己的朋友，突喇喇的說：「爸爸

媽媽日本鬼子殺死了……我，我……啊，啊……爸爸呀，媽呀……」

小獅子的心也酸痛起來，陳德生的哭聲多麼悽慘啊！

「別哭，咱們一塊走。」小獅子說：「王貴才呢？陳……陳秀梅呢？」

「王貴才給殺死了，我從他的門前走過，他躺在那里，一身的血……陳秀梅

我沒看見……」

小獅子的心陰沉下來，也慙哭了。他聽見王老頭在嘆息：

「噢！日本鬼子……是野獸啊！連小孩子都殺……」
忽然，後面有大皮鞋的奔跑的聲音。顯然向他們這邊跑來，並且叫着：馬鹿！
！接着拍的一聲就開了一槍。

王老頭兒嚇青了臉，忙躲在路旁的石堆後面，陳德生嚇軟了，倒在地下，小獅子拉着他，也躲在石堆後面，靜靜的蹲在陰暗處。

急促的大皮鞋聲越來越近，月影下的路上由東向西爬跑着一個婦人和一個女孩子。小獅子定睛看去，原來是陳大嬸和陳秀梅！他想跑出去喊她們，但她們已經飛跑到石堆前的路上，給追趕她們的一個拿着上刀刺洋槍的黃色鬼子抓着了！

「馬鹿！你跑……」黃色鬼子兇惡地叫着：「脫，脫你的……」他做着脫褲子的手勢，「脫，脫你的……」

陳大嬸頭髮散亂，喘着響亮的呼吸，像一條受傷的母牛，她坐在地下，一句話不說，好像預備等死。陳秀梅小臉上的淚水，反映着月光，亮晶晶地。她發出小羊兒似的淒慘的哭聲：

「媽……媽呀……媽……」

那個拿洋槍的黃色鬼子，用皮鞋向陳秀梅踢去，她就仆倒在地，他於是又回過頭來這下媳：

「脫……脫你的……」

這些從來沒有看見過的兇殘情形，小獅子在石堆後的陰暗處看得明明白白，他氣得牙齒直咬痛了。於是悄悄的摸了一塊一斤多重的石頭，對準那黃色鬼子的腦袋就是致命的一擲！這突然的襲擊，鬼子來不及提防，被擊中了，搖搖擺擺的掉下手里的洋槍，木頭一樣倒了下去。小獅子忽然胆大起來，跳到路上，用拳頭出力揍那黃色的鬼子的胸部、頸部，連雞巴都揍；可是鬼子的一雙手伸開了，鐵鉤似的抓着小獅子的拳頭，並且兩腳亂踢，想站起來！這可真危險，小獅子急得出冷汗。他回過頭去大聲喊：

「陳秀梅……我是小獅子，你來呀，你來拖住這鬼子的腳呀！」

陳秀梅真的爬跑過來，拖着鬼子的腳，她已經看清楚小獅子在揍鬼子，鬼子

蟲狂了起來，可是她年紀小，又是女孩子，力氣不大，拖着鬼子的腳，就像螞蟻拖着螞蟻腳一般，始終拖不穩；她給踢倒又爬起來，給踢倒又爬起來。坐在地上的陳大爺瘋了的母狗爬起身，撲向躲在地下掙扎的鬼俯，身子，張嘴，死命的向錯着小獅子的拳頭，一厥手咬去，簡直咬進了骨頭！鬼子發出一叫喊，鬆開了手鉗。小獅子連忙再摸了一個石頭，像搗大蒜一樣搗着鬼子的腦袋，黃色動物不會再動了，腦髓爛了，滿着腦漿和血，直挺挺的躺在月亮下的路上。

小獅子摸着石頭喘着粗氣，從黃牙齒縫里迸出聲音：

「媽的！來呀！還怕鬼麼？媽的！」

王老頭兒從石堆後鑽出來了，他顫抖着手拍小獅子的肩膀：

「好小子，瞧不出你倒有這麼一手！」

小獅子沒有什麼表示，還在戰鬥的狀態中，嘴里哼着：

「媽的！來呀！還怕鬼麼？媽的！」

「不用叫了，鬼子已經給你搗死了。」王老頭兒說，「咱們趕快走，別給捉

外的鬼子碰着。」

小獅子去了石頭，看看陳秀梅，看看陳大嬌，她們都奇怪的沉默着，而陳錦生這時候也不再哭哭啼啼了。「小獅子，」王老頭兒看見地上的洋槍，「你把這洋槍揹着，子彈袋也給解下……這將來有用的。」

小獅子答應着做了。他圍着子彈袋，揹着生刺刀的洋槍，踏着秋夜的上弦月的朦朧光影，穿過茂密的高粱林的小路，和大家向西走去。走了一段路，忽然陳秀梅挨近獅子，說道：

「小獅子，你揹着洋槍，真像一個兵呢！」

陳大嬌也會說話了：

「是呀，小獅子真像一個兵……」

王老頭兒分給大家饅頭和高窩頭，一邊說：

「不錯，咱們的小獅子是行的，年紀大一點，準能成一個能打鬼子的中頭

！」

小獅子渾身火熱，他好像感覺到心里增加了一些什麼東西，人也好像擴大了些。彷彿覺得自己真的是一個兵。他一邊咬着窩窩頭，一邊摸着洋槍：

「現在俺不會放洋槍，慢慢的學準會放的。」

三十，三月。

何慎之

「皮鞋已經替你擦過了。走吧，放出一點勇氣……」

何慎之的女人站下臉盆架前洗手，側轉頭，對他半怨根半鼓勵的說。她是一個長了姿色的女人，瘦而且長，臉部的顴骨高高隆起，和她的類似鷹嘴尖勾鼻子鼎立着。

何慎之坐在一張四方桌子旁的木椅上，彷彿閑散而又舒適地吸哈德門香煙，保持着沉靜態度。他知道，女人們多數是性急而且量小的，尤其是他這個太太的。子息無多，只要有點風勢，總會燒得亂跳。

吸完了三枝煙，何慎之起身去拿熱水瓶，預備沖一杯醒腦茶。現在他有一種近乎暮氣沉沉嗜好，每於吸完一枝煙之後，必須喝一杯熱而且濃的茶，關於這方面，

他有精到的見解：

「要喝而不喝茶，要吃而不無味。這正同吃肉而不喝酒一樣……」

在臉盆架前洗手的瘦長女人，他像個坐墊子樣的扁平臀部，溼漉漉的手，從臉盆里抽出來，將何慎之手中的熱水瓶奪過去。她的一張臉由於繃得太緊，變成三個手指條狹小：

「還喝什麼茶！十分鐘了！」

「唉，太太，你總是這樣……」

瘦長女人尖聲截斷他的話：

「我總是什麼？」

何慎之有點窘了。根據平常經驗，在這種場合，他如果再答覆太太一句，那無謂的糾紛便會一直發展下去，以至弄到一天一夜不愉快。他站在桌傍，尙有點英俊的臉上現出一種容忍的尷尬相；手里又沒有香煙，可以用作掩藏羞慚。

「我總是什麼？」女人又說話了：「說呀！」

「我是誰呢，太太……」何慎之冒險答覆道：「你總是這樣性急……現在才十點鐘，又是冬天，人家官太太說不定還沒有起床呢。」

他預期着女人的猛烈吵嘴，坐在桌傍木椅上等待不愉快的情形發生。可是出他的意料之外，對方不但不生氣，反而舒緩了細得緊緊的繃臉，拿出青茶葉倒在玻璃杯內，溫和的替他起茶來。

「我也知道，我自己的性子太急躁……但是從南京到武漢五天了，現在只存了二十多塊錢……以後我們吃什麼呢？怎不使人着急呢？……你的香烟癮又這樣大，一天要三包哈德門！……」

女人的話越說越不妙，何慎之連忙說道：

「是的，是的，我們必須想辦法……這樣下去是不成的……以後，我香煙吸少點好了……」

何慎之靜靜的喝茶，以感謝的眼光看他的女人。委實，她是十分顧家的，將要離開南京時，她什麼東西都帶，連一罐吃剩的豬腳醃菜也辛苦的藏在網籃里。

雖然所有的雜物，裝多兩件，行李鏡增加了不少，但她這種顧家的心情不體抹殺的。

到來了武漢，找了許多朋友，都是用一律的話答覆他：

「慢慢來，有機會一定替你設法……」

這是當然的，現在是非常時期，到處擠滿了失業的人們，想解決職業問題的極不容易。以前在南京，朋友或鄉親托代找事，他也用上邊的話答覆的。找事的困難處他是深深的了解的。但是現在自己失業了，生活一步逼緊一步，職業必須從速解決，決不能慢慢來。

在武漢所認識的朋友幾乎找遍了，每天在各衙門各機關投名片，結果毫無所獲，現在只剩了一個不大願意找的人——陳處長太太。

昨夜他的女人對他說：

「各一面都無希望，你爲什麼不去找陳處長的太太呢？也許她有辦法……」

是你的面龐……」

何慎之沒有響。只是連大量的吸香烟。

「雖然你們以前……但學隔六七載，現在人家是處長夫人，有孩子的母親了……去找找她也沒有什麼關係的……」

何慎之的臉紅了，渾身感到不自在；腦子里立即湧上一個細長身裁，稱圓臉孔女人的影子。這影子，溫柔，幽怨，六七年前在上海復旦大學，曾經依附在他的胳膊上，一同出進；而後來，天知道，在她的哀傷哭泣中，他離開了她。

現在呢？人家是陳處長的夫人，一個地位不小的官太太。

「這是不方便去找她的。」他聲音低低地說。

「有什麼不方便呢？總算你們是認識的……而且是同鄉……」

何慎之的臉更紅了。「總算你們是認識的」，這在他聽來，完全是一種諷刺。然而，在燈光下看看太太的瘦臉却是一片平坦。女人真是怪奇的產物，現在她竟逼他去找和他有過一段羅曼斯的女人，連一點嫉妬都沒有！她却不替他想想又去見被自己丟棄而現在有地位的女人，——這種喜劇多麼難演！

「總之，不能去見她……」

「有什麼不能？難道你有什麼架子好搭麼？」太太生氣了：「各方面都已無希望，還有什麼不能去見她！」

「她也不一定有什麼辦法呀。」

「你沒有去問她怎麼知道她沒有辦法，你就是這樣：好見的人不見，整天：我不知這你究竟打什麼算盤，僅有的二十多塊一天消耗完了，怎麼生活？我沒有看見過像你這樣的人！……」

生活！生活就是這樣的殘酷！何德之的心給生活壓扁了，不能不承認自己的渺小和無能，他說：

「你何必生氣呢？去見她就去見她吧。但是你也不替我……唉，用什麼地位去見她……」

「用同鄉的地位！」女人直接答覆道：「你從南京來武漢，去見見同鄉是應當的。」

於是何慎之決定遵照他的太太的話去做，決定今天上午去見那個陳處長夫人——從前曾爲他流過眼淚的女人。但現在太太給他擦好皮鞋，喝過茶，他又猶豫下來。

「我自己去，總……」

「你又來了！」太太不能再容忍：「如果你不去就不去！」

「不是不去，」他解釋道：「我是說自己去不大好，如果我們同去就比較……」

「我怎麼能去？我不認識她。」太太的氣更大了：「你自己去好，……你們以前有交情，又是同鄉……這和我沒有什麼關係！」

突然何慎之爆發出大笑聲，悽厲得如同鴉鳥的叫鳴：

「哈！哈！太太！你只能說別人，却不想想你自己！好像我們沒有關係，生活是我自己的擔子，然而……哈，哈，我們是生活在一起！……我去見同鄉是應該的，而你不應當，甚而說和你沒有關係！話是這樣說的嗎？太太！哈，哈……」

他抽出一條哈德門香煙，點了火，狂吸着，跌坐在木椅上，閉上了眼睛，同時消失了臉上不自然的笑痕。

這種近乎瘋狂的突變態度，使他的太太怔住了。一面吃驚，一面感測生活的殘酷，——竟使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人，紛亂到失却常態。她感傷起來，走近他，溫和地：

「何必這樣呢？我們那里能說到沒有關係呢？就因為事情關係到雙方，我才催促你？我們是在商議辦法啊，並不是吵嘴……」

終於她遷就了他的意見，答應和他一同去見陳處長太太。但因爭持時間太久，快要平一點鐘了。於此決定下午去。又因怕人家言太太要睡午覺，定下午三點鐘左右出發。

華中的初春天氣陰沈沈的，灰色雲佈滿了天壁，並不起雲濤，或凸凹或角度

，只是平面的，板板的，沒有感情的一片灰色，像一面鉛蓋，沈重的壓在人們的頭上；風也不尖銳，若有若無的在空中慢步，這平淡的氛圍和馬路上奔走的人們很不相稱。假使不是經常有一二架飛機在天空中飛旋，這沈重灰色的天氣簡直是死寂的。

何慎之和他的女人走在武昌的中正路上，在論着應否買點禮物去送官太太？爭持了半天，還是不送，因為一則經濟力量不夠，二則去會晤一個同鄉，似乎不必帶禮物，三則那個官太太也不稀罕人的東西。但須要見的人是有「少爺」的，給少爺買點玩兒，却是不要事又合理，於是在冠生園買了幾盒朱古力糖和雜色糖果，總共用去了四塊銀錢。

「一航賊，東西就貴得嚇人……」

何慎之苦笑着說，他的女人並沒有響。

在蛇山抱冰堂附近，他們在一座近乎別墅的洋房前停下了下來，何慎之授給看門人名片以後，靜靜的站在門邊，內心開始不安，他想着這將要會見納官太太，

會用什麼態度接見他呢？傲慢？諷刺？不理？他渾身不自在，作怪的希望，她拒絕接見或者不在家。然而看門人却出來請他們進去了。

從門房到會客室經過一段約有三四十公尺的空地，這空地是花園，栽滿了花草樹木，雖然初春很少花開，但大都已在抽發新芽，兩臘梅則已在盛開，常青藤和柏樹也碧綠得可愛。

在佈置得相當精緻的會客室里，第一眼看見那個官太太即不禁使他吃驚：從前細長的身材，現在竟是又豐滿又富於曲線了，她的臉色紅潤，眼眉修長，手腕潔如玉，眼神閃閃放光，配合着室內的溫暖芬芳空氣，宛如在月宮里。

「哦，何先生。」她發出清脆的銀鈴聲：「久違了。」

起初，何慎之有點失措，自覺態度反常，無言地站着，後來才稍稍恢復常態，但還不鎮靜，臉孔灼熱而且口乾，他訥訥地說了一句連他自己也聽不清楚的話。

「這位是……」官太太嫺熟的擺擺右手：「請坐。」

「啊！」何慎之短促的說，「這是內人……」然後對向他的女人：「這位是陳處長夫人……」

「別客氣，大家是同鄉。」官太太說。

何慎之感到安慰，「同鄉」這稱呼，使他精神一振，於是同他的女人分別坐在沙發上。

用過了茶，陳處長太太用應酬的口調問道：

「何先生貴時從南京來武漢。」

「五天以前。」他答道，頓了一頓：「本是早想來拜訪的，只是地址……」

「謝謝。」

她又端莊又高貴的坐在那兒，不說話了。可是用光輝的眸子看着他的太太。

那眼光，在何慎之看來如同銳利的箭，他的背上竟滲出了汗珠。他的女人疊蓮襖的瘦長，宛如一條竹竿，雖然穿了相當高貴的黑絨旗袍，但總現得不相稱，彷彿太寬大了。他下意識的想，那美麗的陳處長太太大概冷笑吧！曾經愛撫過她並決

絕了她的愛的人，該會有一個伶俐，聰明，美麗，至少不會比她不如的女人；而現在擺在她眼前的屬於他的女人是瘦得來像「廣東排骨」！何慎之感覺到狠狼，狠後悔不應該和他的女人一起來。

空氣像似凝結了，幾乎使他呼吸困難，這是可怕的沉默，陡然他恨起他的女人了，爲什麼她不說話呢？在家里刮刮叫，像烏鴉，而在外面却變成了木頭，這該下地獄的女人！

「陳太太，近來生活……」

終於他迸出了這一句乏味的套話。

「還好。」對方的答覆分外的簡單。

再次用最大的力量說了以下的話：

「抗戰以後，武漢日見繁榮了……」

「是的。」

何慎之幾乎窘得想立即告辭了。她的答覆爲什麼總是兩個字！這不是等如迷

客令麼？但毫無結果就走，又何必來呢？第一次拜訪，感情方面，無論如何要弄好點。

「陳處長近來很忙吧？」

「是的。」官太太答道，這一次不再簡單了，她已經看出何慎之的姿態：「X部新成立，工作比較忙些。」

他正想再問一下關於X部的情形及陳處長的職務、一個老嫗子帶了一個四五歲的小孩子走進會客室，陳處長太太，立即親愛的抱住他，問道：

「你那兒去了？寶寶？」

小孩子不答覆他母親的話，只用生疎的眼光看室內的客人。

「唔，不認得麼？這是何叔叔。」

何叔叔！這親切的稱呼竟出在陳處長太太的口里！何慎之馬上容光煥發，全身貫流着熱血，他幾幾乎大聲喊了起來。

於是他親熱的逗那個小孩子，並立即拿出帶來的糖果，說道：

「啊，啊，多麼疼人的小寶寶！」

然而陳處長太太又恢復了鎮靜，她只是淡淡的說：

「何先生，你太客氣了。」

何慎之覺得她這種冷淡是應該的，一個官太太決不能因了人家送點東西，即行表示出不同的態度，他了解這一點，——了解官太太的矜持。

有了小孩子當話柄，自然空氣活潑了些，何慎之抓着這機會，說了不少的話，態度也不再窘迫，雖然陳處長太太始終保持着鎮靜的矜持，但這是她的地位所使然，不足為怪。

臨走，官太太頗為懇切的對何慎之說：

「有時間請來談吧。」

「啊，以後會常來拜訪的，……」

走在路上，何慎之埋怨他的女人：

「你爲什麼一句話不說呢？」

「我跟她不認識。」

這也是實話，第一步她們先認識，以後當可以漸漸熟起來。

他抬頭看着天，彷彿爽朗了一點，不會像剛才那樣沉重的壓着人們的頭頂了。

三

經過第一次的會晤，何慎之即積極進行第二次的訪晤，但總覺得沒有什麼事由，同時對方的態度也難於捉摸。這是很使他躊躇的。不錯，他可以硬着頭皮鑽，在現下中國社會，所有謀求職業的人，除了用鑽的法子之外，似乎別無其他較好的方法；然而所謂鑽，必須看互相之間的關係如何，否則，難免枉費奔走。

結果，他寄了一封古色古香的信去，表示會晤的愉快和感謝之意。他料想陳處長太太決不會回信。他之所以寫信去乃在於給她一個較進一步的印象，以後再見時，才不至於仍舊空氣窒息，果然，這一舉獲得了預期的效果。當第二次他自己去訪候陳處長太太時，她的態度比前一次要好得多。

「何先生，太客氣了，你們來看我，已經十分不敢當，又勞你寫……啊，還沒有去回拜你們呢。」

何慎之的安慰差不多難以用言語形容，他不敢正視她的發光的清麗黑眸子，坐在沙發上，微笑地喝茶。然而當他思索了一句妥善的話剛要答覆，陳處長太太又陡然恢復了她的矜持，命令老媽子去把她的孩子抱來，並且對何慎之說：

「我希望何先生以後請不要再寫信……」

渾身的熱血湧上臉部，何慎之的雙頰紅得如同猪肝。他怔住了，更不敢正視陳處長太太一眼。他紊亂的想，她在怪怨他超越了同鄉的地位，給她寫了一封不適宜的信。是的，這是不適宜的，現在人家的地位是官太太，以中國官場社交的情形而言，那是不方便接受男子們的信箋。何況他們以前曾經有過一幕「交情」印在兩個人的生命史頁上，雖然這事情，陳處長並不知道。

何慎之的窘態大概過慘了一點，陳處長太太於是把話頭改換了方向，用比較溫柔的聲調說：

「何先生，尊夫人今天怎麼沒有一同來呢？」

對方原本言出無意，在何慎之聽來，却像另有作用，他更覺得不好意思，斷定對方在諷刺他。他獨自一個人來，並非有什麼「死灰復燃」的企圖，這是絕對沒有的，因為他們的時候早已經過去了。他不同太太來，不外談話時比較自由，關於進行職業的話比較好說。即便稍有失措的態度也不致礙眼，然而陳處長太太却好像不理會人家這一點隱衷。

「她……她今天有點不舒服……」

何慎之臨時撒了一句謊言。

聰明的陳處長太太已經看出了，她假裝相信：

「哦，她不舒服麼？請應該請醫生看看才是。」

「已經看過了，感冒，小毛病，不要緊……」

何慎之只好繼續撒謊。——實際他的太太，現在正在家里替他洗衣裳。

這是很糟糕的會晤，要命的；然而何慎之盡力的忍耐着，他必須用各種「費

「的方法，把職業解決下來。陳處長太太不詢他提起，他即不自動探問，反而裝出「並非來托她找職業」的樣子，舒適而又自由地說明他現在正在著作一本書。這是所謂「以退爲進」的方法：可是當發覺陳處長太太信以爲真，並加以贊同地說：

「著作生活是理想的生活，自由自在，不受拘束……」

於是何慎之又覺得危險了，這無異自動將職業的路子塞住，枉費了心機，枉費了奔走。——「以退爲進」的方法是用不得的！

會晤了幾次，他發現了陳處長太太在他狼狽或難堪的態度的顯露出來的時候，她的聲調就變得溫和些。這是巨大的發現，以後他不再對她扮出自由職業者的開通態度，盡可能的擺出一付可憐相，連鬚鬚都不刮，讓它叢生着；有時，甚至在澈夜失眠之後的第二天，帶了一對失神的滯鈍眼睛，和一張蒼白得嚇壞人的臉孔去見她；並且故意不說話，默默的喝茶默默的走，宛如一個遭了最不幸事變的可憐人。

半個多月過去了，各種方法已經用完，於是偕同太太一起去請陳處長太太過漢口中山公園散步。這是第一次，陳太太允許了。帶了她的「寶寶」和一個老媽子，陪同何慎之夫婦一同坐在中山公園的新柳叢中的茶亭里。

溫帶的，稍帶大陸性的華中，春來得早；才是陽歷二月初旬，整個中山公園已經給嫩綠的林木和紅白的花卉所擁抱，隨處是彩色的畫面：隨處是美麗的，活動的曲線，湖水由於春風的柔吻，起着嫵媚的笑痕，而青蛙們則在石隙里，湖邊，唧唧地唱出引誘同類的歌，陽光黃金般撒滿了宇宙，游人們胳膊上掛着侶伴，徜徉在花叢里，林叢里，笑着，跳着……，好像這世界是自由的，幸福的，沒有災難，沒有戰爭的。

何慎之坐在陳處長太太對面，吸着哈德門紙煙，不時的用失神的眼睛看着她，又不時的勉強地逗她的孩子玩。他的鬍鬚已經有三四分長，亂草似的圍繞着他的嘴唇，而下頷部份的則筆直豎起來，像洗飯鍋的刷子。

「春天真的來了……」

何慎之喟然嘆息道。

「哦，春天……」

凝視着對面一叢嫩綠柳林的陳處長太太，像猛然驚醒似的，睜着她的明媚的眼睛，那眼光彷彿有點茫然。他的雙頰黯黯，柔軟的黑髮絲在春風中舞蹈。

「春天是可愛的」，何慎之的太太說：「可是……啊，春天在南京是比武漢更明媚的，可惜現在……」

「現在南京成了獸兵的世界」，何慎之補充道：「萬千的人民流落在這武漢，失業，飢餓……」

他用幽抑的次中音低低地說着，蒼白的臉上佈滿了痛苦的皺紋。

陳處長太太靜靜地凝視何慎之的枯槁的臉龐一會兒，並不說一句話。隨即又移視線在她對面的那一叢嫩綠柳林。

何慎之的太太走出了茅亭，穿過假山洞，走到前面一列粉刷着白牆的低矮房子裏去了。

「時光是消逝得快的。」何慎之滿臉深意的說。

「是的。」陳處長太太並不看他。

「生活是磨折人的。」

「是的。」

何慎之恨起陳處長太太來了，爲什麼她總逃避他的話，不給以具體的答覆呢？他並非有其他不必要的用心，她又何必步步設防，故意矜持呢？於是爲了怨恨，心理起了一種反動；他到故意提起一些舊事：

「六七年前，在上海復旦的時候，我們……哦。大家正是年青，而如今，我……我已經暮氣不淺了……」

陳處長太太沒有答覆。始終看着對面的那一叢嫩綠的柳林。

「抗戰發生，南京陷落，更感受到人生……唉！」

突然，陳處長太太凝視線落在她蒼白色的臉上，嚴肅的正視他：

「慎之，……何先生！舊事別提吧！……所謂人生，不外是生活，各種各樣不

同的生活……你這樣的深極。和生活沒有關係……」

「呵！這河傾之傾解骨抽去了一條。又羞慚，又痛苦的流着了一盤。幾盤。幾地自容。」

「現在最重要的就是改變你的生活，」陳是又又又繼續口崩的說：「其作的生
活是不適宜於你的……」

期許了將近一個月的願望終於露出了一線曙光。傾傾之傷心開始了，他
仍然愛着臉孔，低低地：

「有時我也這樣想，可是在這非常時期，職業機會很少……」

「專在人為，多方面想辦法，總可以達到目的。」

「已經想盡了辦法……」陳是又又又吐吐地說不出來。臉孔，臉孔在長月子類的

「是有三分深。」

「我替你進行看看，偉哉或者沒有辦法。」

河傾之底心里歡呼了，只是外表一言不發：

「我……我……等着你底消息……咳……」

三天之後，陳處長請他去談話，不久在新成立的×部××處就任了中校秘書。每月薪俸一百二十正。

於是薙光了頹廢的鬚髮，尚未衰老的臉孔，恢復了英俊，他不再吸賤價的哈德門紙煙，改換了白金龍。而次等的青茶也改成了龍井。星期日下午如同有相當薪俸的公務人員一樣，他帶了太太徜徉在中山公園林叢間。或閒適的坐在蛇山抱冰堂品茗；雖然在街上，在兵營，加緊訓練的第二期抗戰的戰士們的軍號和「一二三四」的刺耳，然而何慎之覺得春光到底是明媚的。

二十八年三月。

勞 阿 猛

傍晚時分，勞氏父子揸着空「滑竿」從老君洞回到家裏。放下滑竿，老子點亮火油燈，爬上木板床喫鴉片。兒子陰沉走出門去。

「阿猛你去那里？還不把冷飯弄熱吃夜飯！」

兒子不回頭，連宵後接續轟來的一狗養的「詛罵」也裝沒聽見。

心里着實煩。上午抬了一個「老爺」上老君洞，只賺到四角。兩個人一頓中飯去了三角。剩下的「老鬼」留去買「煙灰」。滿以為有人僱轎下山，到頭只抬了幾片從樹上掉在滑竿內的黃葉。乾着眼吃香飯，怎麼不心煩！但是心煩沒處洩，那才更痛苦。老子愛板死臉，滾喉講頭；同行伙件做生意，一樣板死臉，一樣沒啥講頭，比較知心的伙件老陳，王大抽了煙丁從軍前籤，明天入伍又將離開他。

現在得去看煙。

走過老陳的家，站在旁邊一聲不響；并非沒話講，倒是話太多——囉唆，惜別，統在一起，不知先講哪一樁。

老陳在收盤應用零碎東西。他的娘坐在板凳上掉淚。兄弟劉胡站在一邊發呆。而定陳好像沒一點難過，靜靜的說：

「這年頭，從軍是一條好路子。就是沒中籤，我也是從軍。」

陳婆聽了生氣，睜着淚眼，歪起老嘴：

「沒良心，養你這麼大。去從軍，去送死。還說好路子。你……」

娘愛兒子，恨兒子，說不下去，又哭了。

老陳回轉身，去摸娘的肩膀，懇切說：

「娘莫傷心。我去從軍。不一定死。要回來的。那天我走後，家里就發給擔」

殼，以後每月發三斗。娘放心，有國替我養活你。」

又轉身對阿猛說出相反的話：

「我們兄弟一般，阿猛，不怕說實話，從軍我不大願意。我不放心我的娘。」

抽五十二了。可是沒辦法，抽中籤，這是命。」

原來老陳是嗜碰心軟。阿猛知道，老陳向來是這種性情。平常因搶生意跟同行伙伴打架，把人家吊腿絆倒，喝着：「我打死你這狗子！」可是拳頭總不落。這種性情很合阿猛的脾胃。他們才成了好朋友。

「誰起命。」老陳又說：「我們兩個命，窮，沒錢吃，沒錢穿，沒好住，貧不富家。受人欺侮。除了娘誰都不把你當人。更是不公平的。原想出路我們走。上山，落雨，熱天，人家單身輕腳還嫌苦，我們却要抬着千斤重的人。你說阿猛，這樣的苦日子，我們還挨到什麼時候？」

阿猛心一陣涼：肚子里的囉哩更漲，但口才不好，只能陰沉着臉咬牙齒。

老陳向着對娘表明他不是「沒良心」：爲着對阿猛表明想是好漢，五嘴硬：「這在我抽中籤，去從軍，纔有國家養着，我高興。磨苦日子抬轎養着娘，從軍養着娘。這份心，玉皇大帝，閻羅王，看得見。死？人總得死。二十年又是一條好漢。何況從軍是去打日本鬼？」

分別，藉口……老陳對他的娘和兄弟說明再說一遍重慶市優待從軍壯丁家屬的辦法。他感嘆地說：以後不但只有三斗穀，而且有人送來家；即便家裏有什麼事加入爭吵或打官司，只要自家不十分沒理，別人總讓步，官應得讓勝利，并且對當局下令給發家酒，臨時應付還應從軍壯丁家屬，保護安全。

陳家的幫派把一張有點笑意地說：

「恐怕這話不是真的。」

「怎麼不是真的？」老陳說：「這是警察局的分局長說的。他還說：有一榮譽牌掛在我們門上，叫別人知道是從軍人家；不敢欺侮。」

阿猛突然舉起嘴說：

「這不就很好了，有毅養家，警察照應，沒人敢欺侮。」

老陳答道：

「是，這很好。……從軍是一條好路子。我們窮人要養家，要不受人欺侮，現在因為……酒……都給辦到。我說：阿猛，就算是沒抽中籤，我也要從軍的。」

明天我又任，重慶唯一號能有人朝我對定呢。」

「我說你這人好勝，必將有成，早回家。」

阿猛說完，扭頭就走，老陳坐在後面，騎騎他；有工夫常來看看他的娘。

并且要緊照顧他，他這人好勝，才下心來，怕他腳下不穩，使人不放心的。

「娘老，娘老，我……」

老陳剛才暗要，現在又心軟。阿猛安慰道：

「放心。你的事就是我的事。」

拉拉手，別了老陳，回來家。一窩兒一吸鴉片，吃了飯，在竹板床上睡著

了。摸進灶房，煮了香，鍋里蒸着一大碗飯。——老子到底愛兒子。

兒子呢？他……老陳，怎麼用什麼方法來愛？四十五歲的「老鬼」，幾歲年輕

人一樣抬轎，上山，下山，冒雨，挨熱，叫做兒子的怎麼看住過眼？

阿猛的心……

殘秋，重慶，常見太陽，多霧，天是陰的；但今天見了太陽，很光明，走在沒雲的天上。站在南岸，看得見長江的歡笑光波。

這是適宜人們游山玩水的「好天氣」。

勞氏父子一早起來，整到滑竿上的藍布幔。抬到江邊伺候僱客。

老子看看天，嘻開老嘴對兒子說：

「好天氣。對江住的人來遊老君洞準多。又怕有飛機，過南岸的更多。今天少少得賺個三元二元。」

阿猛不響，抬轎沒啥好高興。想想眉上也感到重壓。但老子的話說得對，八點鐘光景，從重慶過南岸來的人果然像蟻子一般，一船過了又一船。

這些人大抵是老爺，太太，少爺，小姐，奶奶，或者老板。男的闊派得很，外國裝，綢長袍，眼鏡，手杖，照像機；女的漂亮得很，紅紅白白，嬌嬌嫩嫩，又香，笑嘻嘻的。鮮花一般。

勞老頭子守滑竿，阿猛去招僱客。他身體強壯，好做招牌。

「老爺，滑竿。」

「太太，滑竿。」

招了好一陣子，纔找到一處雇客。老爺太太都全坐上比滑竿好看的轎子，或乘騎馬。後頭轎子和馬漸漸少了，才招到一個。領他去坐，那雇客一看滑竿上的藍布幔，嚼脣一披：

「就是這轎子？」

「老爺，這是滑竿，不啻比轎子不舒服。」

僱客連頭都不回。

阿順吐了一口，他憎惡這些快活的老爺們。勞老爺子也等得不耐煩，嗔阿順：

「江邊搶魚們的轎子不過，拾到石橋那邊去等！狗子催不到轎子，也不來找滑竿！」

勞老爺子白臉，話音揚揚，九點鐘左右，一對老爺太太雇一對滑竿和馬。

走過石橋，過橋北，二十餘。

「喂，滑竿！」

勞老頭子應聲不說話。

「上啥子去？」

「老君洞。」

「一乘來回兩塊錢。」

僱客不答應，向前走，預備找別的滑竿或轎子；勞老頭子着急，忙減價一塊半，還不成。結果讓到一塊錢才被僱定。

阿猛不響，睜着冷冷的眼睛。她們有錢游山，定多一二塊算什麼？却偏要賤價買他父子的勞力去換快活，這就該憎惡。

勞氏父子和阿明見別人合伙的兩輛滑竿，抬這一對找快活的老爺太太上老君洞。勞氏父子拉一乘滑竿，阿明那一乘空着太太。

從南岸江邊到老君洞，有大雲山路。這路無壞的路，高高低低，彎彎曲曲，

風前，……石頭滾下，……高個……輕步走，也步十步一喘脚。

咬緊牙，……喘氣……鼻兒對面；額汗黃豆大小滴落在艱難的路上，肩上的重量二百多斤，心也九十多斤。這重量，上山增加一倍；想將人的關節壓彎。

上到半山，……氣喘急起來，喉又乾，似乎在冒煙；肩膀酸痛得要破裂；不管腳掌怎樣，……喘氣……向後退似的。這是後肩少肌肉向前「頂」的緣故。……「老鬼」，……是今天他鴉片步毀兩口，力氣不足，也許年紀太高，根本沒有抬人走這山嶺。連帶地又想起他那磨折幾多的肩上的球，那腳掌上蚯蚓般的青筋，那咬牙忍受的愁臉，那瞪得黃牛樣的赤紅眼睛。想着這苦狀，……喘氣……現在這段山路，斜陡得像滑梯。左邊是坡，右邊是深谷，歇腳不容易，……喘氣……

「後肩向前頂力呀！」

……話沒說完，……等老頭子踏了一腳，……坐下來

聲響內，老爺嚇得魂飛魄散，驚叫着：

「停下！快停下！」

老爺的極慢的蹲下，後肩的死力頂住，滑竿內的老爺，先用一隻腳小心翼翼的點地地皮，然後顛抖抖的爬下來。兩目牛套一樣黑。他氣得失去人性，敲了勞老頭子一下手說：罵着：

「你這個老東西，要我的命？」指一指右邊的深谷：「翻落下去還有救？媽的，老東西！」

勞老頭子抱歉道：

「是，老爺，路不大好走。」

「路好走，還要你抬？該死的老東西！」

阿猛怒氣三千丈，搶身上前，圓睜雙眼：

「你打人，罵人？」

老爺又說：「你走了，大爺吓唬。」

「你是什麼東西？敢放肆！」

阿猛不說話，緊握拳頭準備鬥爭：

「你敢打來！我不把你推下谷去，不信勞！」

可是老爺的手腕已經敲在他頭上。什麼火都給敲起來，踏穩足步，正想動手。老爺的喝聲轟轟地響來：

「阿猛畜生，還不住手！」

架着馬步，忽視着對方。那游山找快活的老爺，看着阿猛的惡忍威武架子，

看着姿勢，倒十分進心；但是面子也要緊，口氣倒強硬：

「你做野，馬上叫你吃官司！」

背地阿明那乘馬竿也停下，太太對老爺放起煙嘴：

「這是煮牛，沒知識，不要理他！」

阿猛吼着：

「他官話，沒知識，你臉的臭臭才吃官司，才沒知識！你這些吃屎的狗子。」

帶臭屎娘游山，老子給你抬轎？給做牛馬？作威作福，動手就打，狗子！你要看清楚！」

阿猛一陣鼻罵，什麼都不管，撒開腿，就一直往山下跑。

好像神催鬼使一般，阿猛從南山逕直過重慶去。他去做什麼，他去找老陳，記起老陳昨夜說的什麼唯一戲院的「歡送會」，老陳準在那兒，他就一直到那兒去。

唯一戲院門口，橫掛着寫紅字的白布，阿猛不識字，不懂那字是什麼意思，但好熱鬧。人從門里出出進進，內面又咕咕磅磅的吹打洋笛洋鼓，阿猛走進去，一看全是人。

一個穿草綠色制服的中年人問他：

「你來歡送中籤從軍壯丁麼？」

「我來找老陳。」阿猛插中籤的陳大耀。

找到老陳，苦點認不出來。他推光了頭，穿新棉襖，打腳襪，草鞋，臉紅紅

比昨天神氣得多。

老陳問阿猛：

「你來做什麼？」

「我來從軍。」

老陳笑起來：

「開玩笑，」

「真的，昨夜你說：從軍是一條好路子。有穀養家，警察照顧，不受人欺侮。」

「你真真去從軍？」

「誰騙你！」

老陳走了，直向一邊人跑去，隨即有一個穿黑制服的人來跟他說話。

「是你真真去從軍？」

「誰騙你！」

黑布制服的人又問：「爲什麼要從軍？」

「要顯受人敬重。」

猛烈的阿猛的肩頭被那人拍了一下，接着他拉住阿猛的手熱情的說：

「好有志氣的青年！不願受人欺侮！中國人無論那一個都不願受日本人欺侮的！」

黑布制服的人帶阿猛到臺前去，又險他走上臺站着。黑布制服的人就嚴肅對台下的人宣佈：

「諸位，有好消息報告。今天我們獻送中籤從軍壯丁，一個有志氣，不願看國家受日本軍閥欺侮的青年，自動來從軍！」他把阿猛牽到臺上最前邊：「就是這位青年！他的姓名叫學阿猛！」

立有臺下成千的人發出雷般的掌聲，用說不出親愛的眼光看他。阿猛自出生到現在二十二年。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多人對他這麼親愛。他渾身的毛孔豎起來，像受母親撫摸時那樣麻酥酥的；而有一個大姐那麼慈愛溫和的女人，不怕他的謔

并，不作他的矯仗的粗魯，和他握手，說着懇切的話。

在台下坐着老陳坐，恬恬，點心，臉前一大堆。這種種情形，比起剛才在南山拾滑竿，被人破手板，兩猛就好像一步跨上天堂。

「爲什麼一下子你決心來從軍？」老陳笑問又問。

「受人家的欺侮，」他把頭埋在南山受打的處，一五一十告訴老陳。

廳院里所有搬運軍壯丁的人們，森林一樣站起來，聆聽着：

「隨時隨地搬運軍壯丁的察處！」

「立即發給從軍壯丁家屬的養家費！」

「開通路兵別觸觸老陳！」

「他請叫聲什麼？」

老陳答道：

「大概請我與從軍的人叫聲罷。」

阿孫便笑着，他吃了一碗雞血的雞子，這碗雞血很香。

廿八年春初

厭惡

雨下着，在黑暗中嗚呼驚雷代表它發出憂鬱的嘆息；寂隨初春的冷風，爬過牆除板壁，傳播進失去了生活愉快底人們的心里。這無聲的侵襲，使人們感覺到一種滯澀的寒涼的發覺。

同院廂左隣李家，那兩個喜歡唱着的調子吟古文韻止的，聲效良的女人，又照例的超了兩三個月，一團坐在那裏，唱這應人的這夜，他們用全付精神娛樂，高聲大笑，或者互相埋怨着那一張牌不應該打出，以至人家苦心做的「三番」沒有「和」。到了十二點鐘，他們吃着並不單薄的點心，然後各自滿足的抹抹嘴，回去安穩的睡覺。而樓上一對結婚經過了半年的夫婦，恩愛的程度也頗使人吃驚；半夜三更仍不倦的繼續噴噴嚶嚶；有時忽然戲謔起來，女的發出一種尖銳的貓聲；一種孩子向母親撒嬌的鼻音；接着木屐錯亂的敲着樓上的

我熱誠的招待他們，讓他們坐下，每人給他一枝香烟，一杯熱開水。

「啊，還好。」何氏兄弟年長的答覆我，用他不純正的江蘇官話。喝了一口開水，又問我：「近來我有信嗎？」

「有的。」

我找出了一封有着十二個大紅字的官緘的信給他。這是從重慶某機關他的友人寄來的。他似乎很需要知道信內的消息，焦急的拆開信封。他的兄弟默默坐在一旁。他是一個樸實的農民。

記得一個月以前——他們，這何氏兄弟，從江蘇丹陽老家，慌張的步行奔到南京，饒幸搭上難民船逃來武漢；饒幸然是沒有的，行李很少，每人肩了一個小包袱，住在前院仲君的房子裏。每天他們除了睡在地板上之外，便勤勞的給他們所有認識的朋友寫信，企圖得到職業。日常吃飯問題相當磨折了他們，有時他們買了一點米，一點青菜或者豆腐，在廚房下借爐火煮，有時當我和仲君吃過了中飯，而他們還寂寞的蜷臥在前院房子裏的地板上。「多麼不客氣？」有一天仲君

皺着眉頭對我說：「昨夜我回來晚一點，何氏兄弟竟擅自把我的一張被拿去蓋了。弄得我僅剩一床薄被，一夜凍得不能睡。我又不好意思向他們拿回來，多麼不客氣！」

我看看仲君因為沒有好睡青白了的臉色，默然。像這樣的事情，站在第三者地位的人是不便有什麼意見的。

早晨，何氏兄弟年長的那位到廚房下，向李媽要開水或臉水。我就聽見他的謙卑的語調：

「有熱水嗎？李媽。」

輕視的明亮聲音從李媽的嘴裏投出來：

「沒有熱水了！」

或者：

「還有一點點，人家仲先生張先生要用的！」「那麼，等一下我再來。請你留一點罷。」

我很想告訴李媽，對何氏兄弟方便一點，但這又怎樣說得出口呢。何氏兄弟沒有出錢僱用她，李媽有理由可以不願担負這義務以外的麻煩。何況們人們的勢利，刻薄，彷彿是一種普通的慣例。

生活磨折中，一線光明露在何氏兄弟臉前。他們的友人從X城來，在那兒的土地登記處給他們安插了位置；但這光明如同夕陽，消逝得快，僅僅任事五天，X城的土地登記處奉令結束了。

怎麼辦呢，非常時期，一切都這樣「非常」！仍舊回了武昌，在前院的房子裏，勤勞，寫着無希望的信，蜷臥在地板上。仲君失了業，退了房子，搬來和我同住。何氏兄弟必須付房租了。

頭髮和鬍子長起來，焦黃，枯萎，像秋天裏的亂草；身上的棉布袍骯髒得如同街道上的乞丐者；臉孔變得更狹，更乾，眼睛失去了流盼作用，彷彿被曝曬在沙灘上的魚眼睛。

我對何氏兄弟並不熱誠，偶爾碰見，我們並不招呼或點頭；但我同情他們。

有一天的中午，我跑進了他們的住房，自然年長的那一位是伏在桌上寫那一些求助的，然而無希望的信。

我坦直的對他們說：

「一切必須靠自己，什麼秘書，什麼處長，全靠不住。現在政府正在招考××訓練班，你們爲什麼不去報名呢？」

他們渾然不知道有這種事，年長的操着不純正的江蘇官話答覆我：

「有這個機會嗎？我完全不知道呢。」

「你沒有看報紙那裏會知道呢。」我很想說：「你每天躺在房子裏或者寫着無希望的信，竟然是不知道的。」但我沒有說出來。

當時我給他們說了許多，最主要的是勸告他們不要再希望過手頭帶如的舒服日子；只要對目前的祖國有用的工作，就可以幹。他們接受我的勸告，第二天走去報名，很順利的便被考取了。

今晚他們來找我，換了一付精神，我感到興奮。我說：

「那裏的工作緊張嗎？」

年長的微笑着，微笑得那麼出奇：

「有什麼工作呢？驢房子住驢飯吃罷了。」

他這答覆，立即引起我的反感，我開始疑惑：這位先生還是和一般沒有作爲的人們一樣，沒有工作時，怨天尤人，氣憤得要死，口口聲聲埋怨國家對他們不起，好像全世界的人類全成了他們的仇敵；工作解決了呢，則又隨便大發無謂的囉唆，批評這個不對，議論那個無聊。

我不客氣的告訴他：

「有工作總比閒着好得多。」

他又微笑起來，自然笑得那麼出奇。

「是的，你的話對。只要是有意義的，真正的工作，是會使人有精神的；但是所謂××人員訓練班是什麼工作呢？無謂得很，一塌糊塗，只會使人喪氣！」

他的話越說越出奇，怎麼××人員訓練班的工作沒有意義？怎麼說到鄉村去

和民衆生活一起，工作一起，會無謂呢？到前線去他又沒有這種決心和氣魄，我不明白他所說的究竟什麼才是有意義的工作！

「爲什麼你的話一點奇怪！」我忍耐不住了。

「奇怪？平常得很。」他說：比如，我們學員們所有的伙食，當局公告每人每月六塊錢；但是落到廚房手裏只剩四塊二角了，那一塊八角莫名其妙的失了蹤！於是話頭一轉，發出不可饒恕的議論，用他的不純正的江蘇官話：「中國人的事永遠一較一不好的，沒有辦法的。」

他很憤慨，好像給人抽去了一條筋骨，澤色俱厲；不等我提出意見，又繼續說下去：

「我們是第四大隊，一共三百多人。每個大隊却有幾十個訓導員，這些訓導員每天躺在樓上睡覺，並且不薪水；吃飯時傾走下樓來，他們每天吃的飯就不知有多少，簡直是名實相符的飯桶！他們同是難民，只不外和委員們有人緣，一封介紹信，便和我們不同，成爲訓導員了。」

他所說的，即便是真實的事，也引不起我的感慨。我不滿的是他不應該因過渡時期的一點小毛病，便抹殺一切，我正想給他忠告，但他在氣頭上，不平的語言，繼續胡亂瀉出來：

「據說訓完了之後，即分派到各鄉去做甲長，或甲長助理員，領導游擊戰。瞧吧，誰願意去？不久人家會開小差，仍然當難民的。」

「這是錯誤的。」我說：「縱使××人員訓練班有使人不滿意處，但以後慢慢會好起來。無論如何，那種工作是有意義的。」

「會好起來？沒有的事！你沒有參加，所以可以忍耐，所謂「眼不見心不煩」。我真看不慣……你說笑話不笑話？女生隊住在××大學，竟和同住在那里的男學員互相……起來了……」

我譏諷他說話沒有體統：

「這不壞呀。」

他沒有判明我的語調，也笑了：

「是的，這不壞。」大開方便之門末。」

他笑得這樣怪，像用最所有的皺紋全擁擠起來，使得我剛才對他的那種興奮和熱誠，全部冰冷，我決定對他恢復陌生的態度，不再發言了。他沒有看出我的轉變，仍然嘵嘵不休：

「笑話是很多的，今天早晨六點鐘上早操，等到八點鐘教練官還沒有來，大家站在操場上，冷得要命，結果全體自動散開回宿舍去了。後來一打聽，原來訓育主任定九點鐘上操，而書記竟把佈告寫錯了，訓育主任也沒有看一看，你說笑話不笑話？」

九點半鐘他走了，那個樸實的農長，他的弟弟默默的跟在後面。

何氏兄弟那位年長的是仲君的兩事。仲君告訴我：他畢業於某測量學校，去年春天在平湖縣政府當了一個測量員，同年五月任湖北××局的測量技士。向來過着頗為舒適的生活。是一個喜歡吃點喝點，並且喜歡女人的脚色。十月間××局結束，他的哥哥為生活去了感飯。於是跑到江蘇丹陽的老家，但東戰場風雲，

使他來不及稍稍歇息勞頓的旅心，被彈聲嚇掉了魂魄，便又跑回來武漢。

前天他們悄悄的從××人員訓練班宿舍搬回來，攜帶着他們的單薄行李，在前院的房子里，同他們底一個以前在××城任事，現在失業了的朋友住在一塊。重新親近了那冷地板，並且重新開始勤勞的寫那些給某秘書，某科長，某處長，求助的，然而沒有希望的信。

仍舊穿上了骯髒的布棉袍，薙光了的頭髮和鬍子漸漸恢復焦黃，凌亂；而每天早晨又在用謙卑的聲調向李媽乞求：

「有熱水嗎，李媽……」

雖然雨不下了，簷聲停止了憂鬱的苦惱的嘆息，陽光照耀宇宙；但光明的太陽光，何氏兄弟底陰暗的心不能接受。而我呢？近乎罪過，比以前沒有認識他們時更陌生了；而且不自制的對這樣的人物生起一種厭惡。

二十八年春

午夜十二鐘，仲君和賀君如同昨夜一樣，又在一百燭的強烈電燈光下抄寫移交清冊。

覆着深藍色的辦公桌上，堆放着書籍，報紙，文具，紙烟，凌亂得如同一堆垃圾，仲賀兩君就在這垃圾堆旁，直着腰板，緊按着十行紙，細心地抄寫着正楷的鉛筆字。

抄寫着，抄寫着，到今天為止，已經將近一個月了。

仲君抄完了一張，擲下鉛筆，抬起顯骨很寬的同事臉，那臉蒼白如同臘紙，跟同事臉不相稱的，對而且小的眼睛困惑的張開着，他深重地透了一口悶氣，抽出一支賤價的神童牌紙烟，苦笑着咧開起白色乾皮的嘴唇：

「抽着這支烟可以提神……」

我看着他所抄寫的那張十行紙也有些頭痛：字既要平楷，數目字又須勻整，並且絕對不得有遺漏或錯筆。這種枯燥工作如果不幸落在我身上，那我簡直會被逼成肺結核病患者。

仲君惘然地看向正在下死勁抄寫的賀君，搖搖頭。

我問他：

「清冊不是兩個星期造好呈交了麼！」

仲君無力地答覆我：

「可是今天××來了一個公事，前造清冊，每條用數項下沒有註明支付命令以及何項數目撥下。他們不接受。」

這樣前造清冊沒有用了，仲賀兩君不得不再工作一星期。假使清冊只寫一份還沒有什麼，偏偏又必須八份。

「中國的事情是十分多周折的。」仲君說：「比如，給×府去了一個公事，在×府收發處登記再呈×主席，然後由主席交給秘書長，再由秘書長發下各廳，

於是經過那幾位書記、交際長、秘書、司庫、共後發給辦事員……經過這一番手續，才再按級傳達直至X府主席簽署。這才算完了一件公事！」

「這樣重複的手續：時間不是要很長久麼？」

「那當然！」仲君答道：「平常等批下一件公事至少要十天或半個月的。X×局的移交，現在就一個多月還沒有結束。」

他抽完了一支香煙，似乎有了點精神，重新拿起筆抄寫那些枯燥的鉛筆正楷字。

現在，他賀爾君是失業的公務員，對於前途感到一片渺茫。自從X×局長一卸任，跟着他也就去了已經熟手了的工作。

「一朝天子一朝臣！」賀君慨然說。他是一個有大腦袋，粗眉毛，一對巨大黃色眼珠常常驚嚇地閃動，喜憂嘆點雜酒，看點今古奇觀，吟吟詩詞，患失眠症，胆小，愛說閒話，良善的人物。「將來我不知道怎麼辦呢？」

「怎麼辦？」仲君平常看不大起賀君，憤然說：「打回老家去做鄉巴佬吃著

裏得了……哼！「在朝無人莫做官」，不管你腳會寫字還得失業！什麼爲×爲×全騙鬼，大家還不是爲着搶飯碗？大人物搶大飯碗，小人物搶小飯碗，像一羣糞坑里的蛆！我弄透了！哼！」

一不留神他抄錯了一個數目字，他憤恨地投下筆，沒有心緒割補，將三張十行紙二張複寫紙，狠狠地扭成一團，丟在字紙簍里，連聲咒罵：

「這是鬼做的事，有一天，我會將這勞什子一脚踢開！」

他再拿出一枝賤價的神童牌香煙，出力括火柴，狂吸着，圓而且小的眼睛閃動着憤怒的狼似的光，臉色則因爲連夜工作，顯得更加沒有血色，更加蒼白了。

我站在一旁，相當同情，告訴他：

「你不再做這些事好了，捲起舖蓋，走你的，讓那些專門講究手續的人們去『等因奉此』好了。」

出我意料之外，仲君的憤怒臉色忽然消失了，倒穩馴了下來。他長長的嘆了

一口氣，脫神脫神地答覆我：

「這怎麼能為呢！我們走了，局長可吃不消。他卸任回家後，移交事務交給我們的。」

這是一帶可憐的邊境劇！這些被裁掉的小職員，不幸而失業者，現在還有一些在苦海裏過著，以致不能遠走高飛，逃避這苦惱的牢籠。

「你聽著，我雖然在惡劣的生活環境，而他可決沒有勇氣擺脫，反而日夜希望著再度進到那腐敗的生活環境，成爲某系統下的一個勤謹的工作人員。他曾如前一陣子一樣，假了勢的丈夫的女人似的對我誇耀：

「重信居委雖然卸任了，但他已經做過簡任級的官，政界有相當歷史，人面廣闊，將來一定可以再起！」而後，竟然，職業不成問題……」

他這生活，恰如同一條藤蘿死死纏着一株大樹，從而向上爬。生長，繁榮，這是高高地，繞大樹下過圍欺騙無能為野草而傲笑。

那時他對我已成了「本職」也頗有自負：

「……三個月以前，會計，預算會計，……因此，唔，這是很重要的；

將來有機會，再入政界任會計，決不愁摸不着門徑了，當可運用自如……」

於是歡笑浮上他的沒有血色的蒼白臉孔，吸着神童牌紙煙，舒適地，如同一個詩人樣，吹着那淡藍色的煙霧。

「對於公文更看得出全文主旨所在，」有興緻時他會這樣補充道：「摘要摘核心，句話要簡練……」

基於這點認識，他主張給朋友們寫信也要簡練，他反對人家寫長信，如果他看見別人收到寫有二張信紙以上的信，或他自己收到這樣的信，他就把僅有兩點黑的短眉毛皺起來！

「嘿，這樣長的信誰有工夫看，噁哩噁哩，重三倒四……」

於是他給朋友們寫的信多半簡練得如同電文，寥寥幾個字，但這是對一般跟他地位不相上下，或地位不如他的朋友而言。如果他認為可憐的「大樹」，比如對卸了任的××局長，他就取銷了他的「寫信要簡練」的主張，可以寫七八張信紙的「噁哩噁哩」，虔誠謹慎，生怕缺點被看出，端端正正的正楷長信。

自然，另一方面，他自認老練穩重，常裝「沉着」。對於地位不高的朋友們，他是決不肯低頭的。一個地位不如他的朋友寫了一篇文章給他看，他當面交還他，並且對別人說：

「他的文字縱使寫得好，我也不想看，看了，不是顯得自己不如他了吗？」他對國事並不關心，偶然看看報紙，其作用無非打發無聊時間，當一個看不透仲君的心靈的青年，對他大談其政治問題，等到那青年發盡空論，仲君靜靜地吸完了兩支神童牌的紙煙，便用一種極尖銳的口調刺諷着對方：

「你唱獨腳戲唱了三四十分鐘，大概唱過癮了吧？」

「黃君呢？他愛發愁，因而整夜失眠，不斷的發出嘆息：

「怎麼辦呢？母親快要餓死了……家里又沒有田地……」

於是他向人家借五角錢買大麵，喝了這辣性的富於刺激性的液體，他的大腦

「鬚髮已白……」

這幾個失業的小公務員，每天看國民政府的任免命令，期待着各省行政人員更動消息。有一天仲言清晨冒雨過江去了。賀君則在樓上匆忙的打掃房間，連飯都來不及洗，忙得如同一個僕役。我問他：

「有誰要來嗎？」

「是的，局長來了。」

賀君伸着回來了，眉宇間充滿希望，態度活躍得像女孩子：

「……我任主席，局長是他的人，有專員希望，當然，我們可以一同去……」

這幾天仲言天天過江，像藤蘿死纏着他認爲可靠的那株「大樹」；但他絕不讓賀君一面去。他輕視地說：

「老賀別想，他這不見得有地位的人……」

三十年二月

旅行家

上海利豐信託公司游經理的公子游傑生，自上海八一三抗戰發生後，更遵從總命帶了一筆相當充裕的旅費，開始向西南數省作一度小規模的旅行。一年前這位青年旅行家從漢口法租界旅行到重慶。這一美麗的山城——第一件引起他愛好的是整天凝集在半空的灰褐色的煙霧。由於有這種「奇癩」，他不歡迎重慶的太陽；假使偶爾陽光吻笑了嘉陵江水，他便立即匆忙地帶了銀行存摺過南岸老君洞去看佛，或者到北碚去浴溫泉。今天他剛從酣夢中醒來，窗外一片的金色光輝，於是他照例着了忙，以比會情人更急速的動作起身梳洗以及穿著衣服。

第二件使他極感煩瑣的事情接續而來，茶房進來報告道：

「游先生，替小姐來電話。」

游傑生聽了，發覺不滿意。替小姐接電話的侍者是個老練的，他聽了這五分鐘

，必須時常調查，生怕他逃走似的。

勉強的走近電話機，拿起電話筒剛喊了第一聲的「喂」，就由電流傳來一陣
沙沙的響音：

「阿游嗎？——打令（I am here）今天出太陽，真叫人心慌呀。」

游葆生笑起來。女人大都胆小如鼠，比他更甚。他沿沿途旅行積下來的「綜
合官話」答道：

「慌什麼事？出太陽正好玩嘞。」

「不行嘢，打令。別尋開心。頂好你來我這兒伴我。」

「讓路房子是水泥鋼骨的麼？木頭牆哪，要不得。儘先去××會西餐部，等
下阿拉就去。」

放下電話機，回到寢室，匆忙的打上青領帶，匆忙的梳梳油頭髮，匆忙的照
照鏡子，提起手杖，走出門，坐上洋車。

「喂，打令，怎麼現在才來。我等得真急呀。」

在××會的西餐部的樓梯口香小姐等候着。她穿着湖蓝色的綢旗袍，外套銀色海柳大衣，黑髮燙成向內捲的「冬菰式」；薄肩細腰，胸部高聳，臀部寬闊，是一個「典型」的都市美麗女性。

「有麼事好急嘞？」

「防空襲不急嗎？」性命交關呀。」

游傑生的心猛然一震，但強作鎮靜的微微一笑。腮頭咕啞穿白衣的侍者來兩份西餐。

潔淨的檯布，潔淨的刀叉，潔淨的青年男女。

於是陸續端上來：

牛尾湯，牛排，炸仔雞，火腿，冷盆，牛油，麵包，咖啡，廣柑。

太陽光明豔麗，天空碧淨如洗；而風輕輕地吹來，是春風，溫柔，多情；坐在舒適的××會西餐部的樓上，可以看得見南岸老君洞的山巒，那些山巒青綠翠翠，春色正盛。

香小姐咬着子雞翅時，露出新齊細白牙齒。說：

「打令，記得嗎，那南山老君洞的睡佛？假使我們能變成睡佛那該多麼好？」

「睡十年八年，什麼都不用怕了。」

「那末，你就去做睡佛罷。」

「不行呢，打令。我是人，不是佛，沒有這種福氣。」

「你真是不幸生而爲人啊。」

「你怎麼這樣會說話，唔，打令？」

「一連串叫打令，不嫌多嗎？」

「你不喜歡我叫打令？」

「喜歡。太多了，就……」忙改變語頭：「其實即使你能做睡佛也是不妥當的，日本鬼子的飛機說不定剛剛丟下炸彈在你睡的老君洞山窟里。」

香小姐臉青了，味覺頓時全失，放下好雞翅，怔怔地說：

「今天出太陽，打令，我們馬上到北碚去吧。」

「新川新換的片子『風月今宵』得看。覺得這戲主演的，真好。」

游傑生又開始暗笑。女人真不經嚇嚇。他從衣袋內掏出一張硬紙片對香小姐一揚：

「有這個，怕啥子？」

香小姐心頭大樂，她眼快，早看出那兩張硬紙片是××會防空洞的「許可」。她的冰覺恢復，重新咬嚼仔細過勝。梭起眉毛，用小孩子的聲音說話：

「噢，打令，你真想得週到。還買兩張，多少錢哪。」

「難道我看你受驚。唔，唔，錢多得很，隨便，隨便。」

可是預期的風暴驟降下來臨。空襲警報突然無聲無氣。巴河山賊。香小姐一

把抓住游傑生的手臂首先快步搶了防空洞。

這是標準的防空洞，築建得如同太古時代的穴窟。游傑生和香小姐坐在那裏，緊緊的倚偎着，好像離開人間。他們只聞得一陣連續的，低低隆隆的轟轟

着這防空洞如何保險。後來聽說發緊急警報了，敵機進入市空了；可是投彈了沒有呢？游葆生他們不很了然。他們只是像在夢中似的，很遠遠的，聽到輕輕的咚咚聲。

警報解除，街上熱鬧一如平時。各大商店又大肆爭鬥炫奇。在大三元進點士司拌鷄汁的晚餐，游葆生同香小姐已坐在新川電影院的樓座看「風月今宵」了。

風情的歌曲，風情的舞蹈，風情的笑，風情的淚……

「你說，打令·卡門拉第已然這樣熱愛着麗琳哈意，為什麼不同她結婚，帶她坐上他自己的船一同去海上旅行呢？而到後來又為什麼跟他的弟弟演出「奪愛」的悲劇呢？」

「這是演戲呀。」

電影終場，踏出新川的大門。小報販吶喊着今日敵機狂炸重慶的紀錄。游葆生買了一份新蜀夜報，兩個人展開一看，第一行印着刺心的黑大字：

——竄機今日狂襲重慶，在市區濺行投彈。

死爲我百民三四萬，冀我同胞莫忘此血債！

香小姐拉着游傑生的手臂，愁苦的蹙起眉頭，低聲說：

「打令，重慶這樣危險，我們坐飛機去河內吧。」

游傑生不置可否的微微一笑。因爲即使他要飛河內也決不會同香小姐去的。他的「女朋友」名着哩。

臂膀扣着膀臂，腳步和着腳步，穿過夜霧，這一對青年男女邁進了冠生園。

二十九，一月。

癩

王老情躺在煙床上燒煙泡。那紫黑的小泡粒在熾熱的烟籤尖端翻滾，發出幽香，騰上結網蜘蛛網的黑暗矮屋頂，熏醉了潛伏在那兒的蜘蛛。——王老情吸了五六筒，跟蜘蛛一樣沉醉。

喉有些辛燥，順手摸到瓦茶罐，泊泊的灌了二三口濃茶。

滿足了。翻平側臥的瘦身子，伸伸懶腰，閉上眼睛，打着啞嗓音：問正在燒飯的姘婦：

「幾點鐘了？」

「還早。才五點。再吸幾筒。」

王老情的黑瘦臉毫無表情，十年烟床，「滿養」熄了爐火，揮去「煙籠」家裏的頂揮，向來就撈不起火。他只在心里盤算着怎樣「遺」下「做那種」無本生意。

「昨夜更難利些。」

「這稿紙子，從前我帶進一個已舊的書櫃中在人。王老情微睜開眼，習慣慣。」

「還有什麼？」

「一個金色的閃光的圓扁東西，從弓背的中年人手里移到烟床上。」

「一個外國的煙子。」

王老情瞥了那金色的東西一眼，輪轉着深陷的眼睛：

「這有屁用？洋油貴誰要？」

如頂耗子，從後門又蹩進一個灰長衫的少年。王老情習慣的問：

「還有什麼？」

「一枝精緻的百來水筆，從灰衫少年的手里移到烟床上。」

「一枚風塵的派克百來水筆。」

王老情瞥了一眼百來水筆，對寫着泰隆的紙片：

「這好，這貨色總好賣。」

如同耗子，從後門陸續的躡進一些衣服襤褸臉色菜黃的漢子，各各從深闊的衣箱內掏出熱水瓶，算盤，烟盒子，女人用的皮提包，而有的毫無所獲，空手癡站着凝視烟燈。

王老情盤腿坐起來，輪視着深陷的眼睛檢查這一些贓物。心頭滿高興。那一枚軍空管的派克自來水筆少少也值個廿五塊錢，熱水瓶也不壞。冬天這東西是誰都需要的。

「劉二，你把自來水筆拿去都郵街賣。」他吩咐一個扁鼻子的漢子：「廿五塊。能賣多，你的。少呢，不賣。」又轉過眼釘住摸到筆的灰長衫少年：「筆賣出後，給你六塊。」

於是他將所有的贓物分配他們兜賣去訖。並且吩咐不負兜賣責任的分頭到各處去「摸」。

工作告一段落，王老情嘴舌又潮溼，重新躺下燒煙泡。他滿得意他底「頭目」的地位，他從十三歲開始「妙手」生涯，於今二十有餘年。歷史久，手脚長。

各方面吃得開，而他「分利公道」。那些後學的嘍囉們自然得尊他爲頭目。

「你這錢得弄個三五塊。」晚飯後，他對姘婦咕咕：「昨夜老二那兒你沒有弄到一個空。」

「這鬼混不濟行管！」姘婦對他向來沒有好腔。

「你管他得着犯不着。我得告訴你，兩早你得拿三塊煙錢來！」

王老帶着嚴峻的下過命令，抖抖發油光的短藍布長襖，繞樓幾條黃色老鼠窠，走出後門。他預備各街巡視，同時並施展「妙手」。

夜間，整個重慶城墜入炫奇的夢境。從過街樓到七星崗那條繁榮的彎曲馬路，一派煙霧；頭光腳光的紳士，身裹獸皮的女人，在烟霧裏來搖去，汽車從街心馳過，撒下一陣濃烈的黑煙。洋車夫連結成陣線，以「速戰速決」的步伐，向前呼嘯飛奔；而各大商店的霓虹燈則射出奇怪的紅白亮光，某西藥房的那塊「梅毒剋星」的招牌所閃灼的，宛如兩條紅青的毒蜈蚣競跑着。

炫奇的夢境！王老帶着肩子於這炫奇的氛围中，但他沒有夢境的迷糊，他

以短繩為線，銳利三角眼到處搜索。於是首先他發現背後一個紮皮腰帶的黑衣人緊緊跟着，他就運用老經驗迅速的避入一條黑暗的橫街。

「王老情，你又出動？」黑衣人像獵狩耗子的貓。

「對不起，高抬貴手。臘年雙倍孝敬。」

「哼！錢饒隨時等你！——可是黑衣人隨着黑暗不見了。

王老情獨自暗笑。得意於自己的預約收了重效。本來他可原信王昭著，預約經常實踐，這也就是他「手脚長，吃得開」的一種。

又從舊窟入鬧市，混入人叢中。

「花姑娘要嗎？」在都郵街路傍，他看見他的姘婦在對一個西服紳士嘖嘖，他裝着不熟避了開去。

「劉二，最近管派克自來水鋼筆！」他看見扁鼻子的劉二，在向路人兜售。他裝着不熟避了開去。

「……」他看見一個孺婦頭，被棉襖，赤脚，面目憔悴的他的手

下人，手托熱水瓶，背弓弓的喊叫。他裝做不認識哲了開去。

王老情沿街巡見，看見他的手下人還各運命令：賣鋼筆的賣鋼筆，賣汽爐子的賣汽爐子；而空手的灰布長衫少年則在若即若離的釘隨一個羊羔長袍的老頭兒。——那瘟星的腰袋好結實！

王老情得意之至，滿街佈上了他的手下人！自覺權柄不小；而且更覺得他這種「摸來賣出去」的「無本生意」，著實不會比那些招牌上閃灼哈子燈的大商號更沒出息！

一陣醉人的香氣，竄進王老情的鼻子，他趕忙斜眼一溜，一個單身的豪華女人，從他左肩邊過，看得出，這是好主顧。

王老情跟隨上去。他的眼光低垂，裝做傻角；並且發出呻吟，如同病鬼；但在頂熱鬧的食仙橋人叢中，他突然精神抖擻，開始施展「妙手」。一個結實的精緻的皮包抓在他的手中。

只一閃，王老情便閃得無影無蹤。他的工夫著實到了「爐火純青」！

躲在黑角落里，查查摸來的精緻皮包，兩張男人的像片，一個小粉盒，沒有用處，廿五塊錢法幣的數目倒還不少。

啞啞舌頭，王老情又自由的竄進遷新都的炫奇市街里。

廿八，一，十九。

未死者

老實說，在平日，陳竹山的生活是相當舒適的。他有一個賢慧的太太。她賢慧的程度差不多等於他腦內的蛔蟲。日常生活方面，舉凡他所需要的，她無不替他稱心的預備好。他底家庭，在她的賢慧料理下，頗相同如「樂園」的，同時他有一個可以在兒童健康比賽會中得首獎的四歲孩子。他本人在×處任祕書，月薪折實一百五十元。

每天下了辦公廳，太太抱着孩子站在住家大門邊等待，而這時候他所嗜愛的紅燒牛肉或清燉仔雞，已經由太太親手製成，熱騰騰預備沙鍋裏。於是適口的美饈端出來，安詳的吃着稱心的夜飯，小孩子則抱着他的大腿喊爸爸。

自然這是他底生活的一面，幸福的，應該滿足的一面；而另一面他也有着令人——至少是使他底賢慧的太太皺眉的生活。他在×處任祕書，因為人緣好，而

且並非主任秘書。公事頗少，所以他清閒；但他總不能用看報紙或摸下頷或打呵欠過日子。必須找點什麼消遣。他不喜歡讀雜誌，他認為政論家或作家的嘵嘵，比沉默更無聊；他不喜歡運動，他認為那種跳跑跌撞的玩藝兒異常累人；他不喜歡旅行，他認為那種瞎走路又花錢的事情是傻瓜幹的。於是他傾向於不費氣力而且興味盎然的「消遣」。在星期日，同僚或親友們，從辦公廳釋放出來，他就邀他們上館子，或去什麼隱秘地方溜溜，再不然來個四圈八圈，以至十二圈廿四圈。

這些「勞神傷財」的事情太繁了，賢慧的太太就勸戒他：

「做個好丈夫好爸爸罷。在家的時間多一點，伴伴我；替孩子儲蓄點教育費。」

有時他接受太太的勸戒，安份守己三五天；有時他用一種自以為理由充足的理由替自己的「消遣行為」辯解：

「男人總不能像女人老待在家里，男人社會關係複雜，必須來際走動。你以為我只為消遣才和人家週旋嗎？不是的。而且打打小牌也不犯法。」

太太是賢慧的，不便再和他辯論；只好心里記着，在適當的時候，再來進行婉勸。

陳竹山平靜的過着日子，「戰時如平時」的過着日子，私生活「興味盎然」的過着日子，在這戰時的首都山城裏。

五月來了，山城的煙霧，只在早晨籠罩一些時候，而後是陽光耀眼，碧空如洗。爲避免空襲危險，陳竹山打算把太太和孩子送到鄉下去，還未決定動身日期，五月三號敵機就來山城平民住宅區投了獸性的燃燒彈。當晚陳竹山決定五號送家眷下鄉，但四號的黃昏時候，敵機再度從半空投下將近三百顆的燃燒彈，全城十多處起了大火，罪惡的火焰焚毀了成千的人民和無數的建築物。他的住家幾乎被燬，第二天——五號清早，陳竹山打發安安帶着滿屋家眷走，而X處的命令來了，組織了慰護隊，指定他爲X處的慰護隊的隊長，着即到處領隊到儲奇門護送難民渡江。

他暴躁的喊起來：

「這怎麼成！護送難民，我自己的家眷不用人送嗎！」

他帶着憤怒和焦急跑去×處辦交涉——請假。剛到門口，看見了處長的汽車貼上「×處護送難胞汽車」的紙條飛快的向什麼地方馳去了。處長嚴肅的站在那兒，看見他，斬釘截鐵的說：

「陳同志，馬上回去到候審門！」

他還不會騎馬，就明不難受的苦衷，處長已經匆忙的走進他的辦公室，而後又走到陳的辦公室，令人驚心動魄的緊急工作，在這種非常情形下，他深覺應思開口請假，連處長都大言早來處工作，可見今天他所擔負的工作是怎樣重要。他陷在極度困難地獄中，不能請假已成事實，即連回家通知一聲也好像時間不允許，因為護送難民馬上等他出發，稍為猶豫，即有受到處長嚴峻臉盆譴責的機會。那麼他只好就這樣突突兀兀的出發了。但是這又怎麼使得！妻子們等在家里，而他出門之後毫無消息，將使他們怎樣驚慌可想而知；而且不幸空襲，應頭不糊情

况，將使他們如何恐怖也可想而知。他幾乎失却常態，喃喃自語：

「非常時期，一切都這……」

焦急憂慮交扭着，陳竹山完全失了常態，他好像成爲一個機器人，動作遲鈍；他又好像變成極度神經質者，感覺敏銳。他惘然的，紊亂的，領着慰護隊走在破碎擾攘的街上。

這是他生活了三十二年很少親眼看到的一幅殘酷的圖畫：平日繁華美麗的街道，僅僅在半個鐘時間就改換了面貌，歪斜的，破碎的交雜着，有的正在熊熊的毒火中猛烈的燃燒，濃煙騰上了半空，使初出的太陽成爲黃色的；遇難的同胞，死的肢體不完整的含着安息，受傷者焦頭爛額呻吟於瓦礫堆中，而避難的人們則已倉惶的向沒有毒火的方向奔流，空氣是腥臭的，如同焚屍場。

「這是人間嗎？」

彷彿陷在絕慘的惡夢中，陳竹山悽然嘆息：但就在他嘆息底同時也看到嚴肅的畫面：銅盔消防隊勇敢的蟻羣似的圍住毒火搏鬥，爬上危牆，爬上平地陡立的

救與補，不顧自己的性命。救護隊以充滿着熱愛的感情從事救護受傷者。童子軍，那些小兄弟小妹妹，扛着沉重的担架，搖搖擺擺的移着步子，額門上冒着汗珠。他們是從昨夜敵機去後一直工作到了現在的。忘記了疲勞，忘記了自己。這種爲了愛和正義而工作的精神，使陳竹山感動，提醒現在他正是這黨工作者羣中的一員，引起他立即奮地執行工作的慾望。他的渾身灌注着突如其來的澎湃生命力，用那麼性急和快捷的腳步邁頭奔向儲奇門。

長江，橫截着巴山南北兩岸，滔滔的黃水悲壯的流向下游，流向大海，匯合中華大地底江河，在中國海中捲起號嘯，播向全世界中華民族所受獸性的屠戮和苦難和無畏的鬥爭。

渡江南岸的江邊，成千的難民擁擠着，行李好像比人更多，龐然堆積如山。以僅有的兩位輪渡是無論如何不夠供給渡渡的。所以大家搶搭輪渡宛如搶奪性命。絕對不可能搭上輪渡的婦人孩子們，臉目蒼白的看向帶危險性的晴空，順帶看

見山城頂的烈火濃煙幾千哭叫聲來。慌急的人們另想辦法，去僱划子或者風船。但船伙們想來攔阻幾隻，把這慌急的忙家弄去，很安穩的樣子。陳竹山和他的感護隊在這船頭上，這有秩序的忙家中，實事求是。後來一激惹，聽到，奉命令實行斷然措置，一可從碼頭到岸邊分設站崗，絕對不准分毫，按部就班分批候渡：一面調集幾十隻船隻將載搭。陳竹山興奮得滿面紅光，與一個黨兵去阻止船伙們這反常理的賺錢。

「你們還有良心！」他跳上一隻風船對船伙們說：「現在是什麼時候，還好意思為難自己為同胞！趕快載你們過江去，趕快，趕快！」

一個裝藍石頭巾，有兩條黃線的中年漢子，對那貧客的黃眼請傲慢的答覆他：

「渡江錢不講講，我們不開船！」

「你這人真個不！」憲一騎虎虎說：「不開船？你們敢不開船！」

船伙這更頑固地閃映着眼睛珠子，陳竹山連忙加以解釋：

「不是叫你們回棧。有錢的，今天擲一天，多少錢，政府會發給你們，不過不能叫這些同胞看錢。」

連他自己也料想不到現在他竟有這麼好的口才和工作態度，他替船伕們委婉地解釋，現在在華國等於一頭睡著這條風船一樣，大家務需互相照顧互相幫助，絕不好不近人情的照顧自己。否則怎麼對得起自己的國家呢？船伕們受着他底熱烈的愛的影響，在他们的心底發出了正義感。逐漸的開始幫助難民搬行李，扶助難民上船。而且很快的開了。

無數的感激的眼光火柱掃向他，無數的嚴肅的臉龐向他作親切的告別。而一個懷孕的婦人顫抖着嘴唇向他睜着帶淚的眼睛，他渾身火熱，也不自住的紅潤了眼睛。

在平日，他並不是跟他漢不相識的陌生人嗎？而現在大家親切得如同兄弟姊妹。這裏，他深刻的體會到，在苦難中，在正義和愛的服務，產生出來底同胞之間，戀愛聯繫，以及從心底燃燒起來的崇高的感情的愉快。

這一天，陳竹山在蘆船上，在風潮內，在江岸邊，帶着慰勞隊長，協同雲子軍扶助將近二萬中避難人安全渡過南岸。

「你還回來！回來做什麼！」晚上七點鐘陳竹山回到家裏：他的太太近乎瘋狂的，又驚奇又憤怒的斥責他：「你不如等我們母子被炸死後再回來！」

太太流下了哀傷的淚。她心傷和責備很有理由，一切行李細業好，準備立即下鄉，他去請假，一天不歸還嗎？天下還有比這種事情更狠心的嗎？

陳竹山為臉微笑的替太太解釋：

「我曉得今天我太太看不起你，但是不得已的。上頭有緊急命令，派我去護送難民過江……」

太太更氣了，打斷他的解釋：

「護送難民過江，自己的妻子都不護送，你還有良心！」

「你這上頭命令多重要，聽憑我完履委再生氣好不好？」

太太到底是賢慧的，這他一貫的溫和，倒不好意思再發作。於是趁着這沉默的瞬間他告訴她這一天之內的見聞和內心的感受，他告訴她當他在麵船上服務時難民們怎樣感激他，而他自己怎樣受感動。最後他說：

「以前你勸戒我少作無謂的消遣，多在家伴你……我覺得這還不夠是正常生活，所謂生活應該從正義的服務中，才能領悟生活有意義，才能使心憤真正得到高尚的愉快，這是真的，佩玉，我今天這樣體驗到。」

「但是你不怕空襲嗎？」太太只顧丈夫的安全，「那兒防空壕多不多？」

陳竹山陡然憤怒起來，彈着拳頭，高聲喊：

「空襲，空襲，日本鬼子再來殘酷空襲吧！絕對炸不完的……」

太太幾乎摸不透他的性情了，說他變得太快，他答道：

「在這敵，狂炸的時期，任誰都變得非常之快的。——不單我個人。」

隨即告訴她明天仍要留在市區繼續替難民服務。她可以先帶孩子下鄉。他送她們上汽車，沿途自有其他慰護隊照料。放出勇氣來不必太女人氣，著驚著嚇。

太太承認他的解釋是辦法對。祇得對他說：

「你自己要小心！」

陳竹山心裏一酸，但勉強忍來，吃著沒有紅燒牛肉或清燉雞仔的夜飯。

因為今天太太不和他說話下飯，來不及留飯。

廿八，五，十五日。

後記

這兩三年來寫下了一些短篇小說，除開「嬰」那個短篇集外，現在所輯的「喬英」，算是我的第二個短篇集子。

在這個集子裏面的十一篇作品中，我自己知道，並沒有奇詭的或偉大的情節，和奇詭的或偉大的場面；只是那末平凡的寫着我所看到的一些小人物的小故事。這是連我自己也掃興的，但我也沒有法子。雖然現在是抗戰的偉大時代，

而一些人們的生活態度，慾望，希望，是那樣的渺小，無為，甚至自私得可怕的。

當我每次考慮寫那些和時代脫節的人物或事件的時候，我常常感到一種痛苦；我既不願意全盤地逃避時代；我又不能眼睜睜的裝瞎子；於是，祇得在我所憎厭的人物身上稍稍的刺一兩針。但舉針將刺時，我咬緊了我的牙齒。

爲了不願再看到像何憤之，王老情，何氏兄弟，游葆生，一類的人物，我將我的愛，我的希望，交給喬英，勞阿廷，和倔強的孤兒小獅子。

梅林 一九四一，十二，十六於重慶。

廣西省圖書雜誌審定處審定證字二九號

中華民國卅一年七月版初

文藝生活叢書

第四種

司馬文森主編

版權所有
不得翻印

喬英

梅林

印 刷 者	發 行 者	發 行 人
三 戶 印 刷 社	文 獻 出 版 社	夏 雲 清

桂林府前街

每冊定價五元

外埠加郵費

◆◆ 文藝生活叢書

轉形

馬文森作
定價五元

這是詩人馬文森先生第二個中篇小說，寫的是南戰最熱戰區，我們前的一部抗戰部隊，怎樣從衝鋒的封鎖式向統治，蛻變而成爲猛烈的抗戰新軍。寫我們在戰場的事，如何從廣州失守，轉變到粵北大捷；如何從退守到反抗。是一篇史詩式的作品。作者在抗戰爆發後，即參加該戰區工作，耳聞目見，累積多時始成此書，是他繼「天才的悲劇」後成功的作品。初稿完成時曾在「國民公論」上連載，雖因「國民公論」停刊而中輟，但已深得廣大讀者之熱烈歡迎矣。

蕭

伍秉祥
定價三元

「蕭」爲伍秉祥先生所寫的一部長詩，原題是「一個軍人的艱難」，描寫一個軍人在抗戰中的艱難生活。發表時，曾深得廣大讀者之歡迎。現經作者細爲修正後，交本社發行。行本，預料此書將爲一九四二年最難得的詩作。

發行社 版
號四 十 街 前

封底